

文 學 叢 刊

沙

黃

以

蘄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

黃 沙

靳 以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書

第三十集
第六冊

星 粟子
曼陀羅集
夜景
春風
黃沙

葉 紫
長篇
蕭 乾
短篇
陳白塵
短篇
艾 蕪
短篇
張天翼
短篇
靳 以
短篇

髮的故事
巴
印象·感想·回憶茅
盾散文
綠葉的故事
蕭 軍
橋
蕭 軍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

巴 金
短篇
蕭 軍
散文
蕭 軍
散文
李廣田
散文
劉西渭
批評

後記

我不知道何以我只能寫了這些篇悲慘，不幸的故事使每個人讀過後感到沉重。許多友人們都說我不該來處理這僻靜的題材，他們還覺得多少有些在人情之外，說到若是常此下去我自己也許會成爲中間的一個人物。我不否認他們的話，可是這一些人物和遭遇都是我在這個好社會上不爲人所注意的角落所尋出來的。他們活在那裏，不爲人知道，不爲人注意，他們就是想叫一聲也爲人掩住了嘴，說是那樣會擾亂了社會的安寧與成功。所以他們有的被處死了，因爲他們只是一些社會上的廢物。

在這樣的社會上我活了許久，日間我忙碌着自己，跑到這裏又跑到那裏，我看好人物的笑容，聽詩人的吟哦，可是我要再鑽深一步，於是我看到那麼多悲慘的臉，

他們愁苦地望着我，想說什麼話的，嘴卻像是爲人鉗住了。到了晚間我是一個人，檯燈光只照亮了我的書桌，於是我只好就看到那些有着悲慘命運的人顯現在我的面前，我還聽着他們的訴說。

我不能以沉默來使我自己心安，我就寫，寫下這許多篇使人不快活的小說。從晚間我要寫盡了夜，黎明再來到，聽晨鷄第一聲鳴叫。我的健康也曾被打倒了，在昏沉沉的燒熱中我還看到那些臉。等我好起來的時候，我重新再提起筆來。

我寫去路，我寫亡鄉人，因爲我也像他們一樣念念不忘消磨我童年的地方。那裏我住過十年以上的日子，我更愛那裏的人，因爲他們爽快粗直。我總記得有一天，當我還住在×城的時候，看到一長隊的婦孺站在街傍請求當政的救助。他們只是哀苦無依的人，可以養活他們的人都死在沙場上，他們信賴國家，遠迢迢的跑來，卻落得連兩頓粥也沒有。他們在寒風中站立，武裝的警察守在官署的門前，好像對這些失去鄉土的人準備着最後的抵禦。我聽到了，我看到了，我還能一句話也不說。

守在一傍麼？

殘葉是一篇真實的故事，不過由我寫下來而已。我不誇張，也不虛構，我寫黃沙，雨季，過載的心，霧晨，雪朝，都是如此。像雪朝中那樣渺小的人物，社會中到處都有；可是沒有人注意他們，因為他們是過於渺小了。我原是想把霧晨寫成一個美麗的故事，一落筆，就與原意相反了。在我所居住的那個城中，有那樣的河，到了冬天，沒些生活，在河上的人也就住在船上或是在河邊搭起粗糙的草棚。可是這一年冬天是那麼長，他們都陷在不幸中，爲我所寫出的還只是許多不幸中的一個。在過載的心中，我描繪着一個善於忍耐的人，他自己忍耐，他要別人也忍耐。終於他的心爲忍耐壓倒了，他也就從這個世界上消滅。我們還不只從他這裏得着忍耐的教訓，往昔的人也告訴我們忍耐；但是我們是不是也要忍耐到喘着最後的一口氣？雨季的丈夫是一個小人物，可是他是那麼一個可愛的小人物。黃沙中我寫一個狂人，他卻永遠和這個社會隔開了。

許多人都說我不該把他們時常安排到死路上去，我也這樣想；可是我又怎麼能使他們活下去呢？這個社會只是那些好人物的天下，他們不要這些無用的人，有一天，我們自己也許要被這樣的社會所摒棄的。

對於這本書我有十點小小的偏愛，因為它幫助我永遠記着活在這世界上不幸的人們。

靳 以 廿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目錄

去路	一
殘葉	三一
雪朝	六一
亡鄉人	八七
雨季	一一九
曠域的心	一四九
霧晨	一七五
黃沙	一九七
後記	一

去路

一

落日把金子般的光輝撲向了地面，溫煦地撫摸着樹的尖梢，草地和河流；樹梢輕俏多姿地搖曳着，草地顯得更柔軟了，細語般潺潺地流着的河流，作爲答語似地，反映着一點閃閃的光。原野是更廓寥，更廣大，更寂寞了。

成羣的鳥驚惶地飛了來，叫着，尋找着自己的窠，在這殘弱的餘光裏，牠們要回到他們的家，不然，牠們將失去視力，迷在陌生的所在。可是守在窠裏的老的鳥和小的雛，爲了引路和盼望，也在叫着，那嘈雜的聲音，溶成一片了。野花安靜地垂了頭，等待着夜來的露水和明日的朝陽。

一切的影子變成細長的了，鋪在地上，犬膽怯地驚恐地吠着——一個，兩個，遠遠近近地都在應着。淒涼地震漾着這平和的空氣的，還有那遼遙地響着的號角。那好像是非人世的聲音，可是卻扯動了每個人的心。

天邊上燒紅的雲彩，顯露着最後的艷麗的顏色，不顧自身地眩耀着。隨着一點風的力，幻成人物花草禽獸景物的形狀，那都是一瞥即逝，像是比無常的人生還要匆促些。

樹林的陰影蓋過了河身，還蓋上了河右岸的五座大小的墳墓。在墳墓的近傍躺着一個中年男子，他仰面臥着，把兩隻手平平的鋪在頭下。他好像已經來了些時候，因為墳前放着的採擷下來的野花，已經萎軟成一堆。他的眼睛茫茫地望着，像是在想着些什麼，又像是沒有想着什麼。他有着一副大骨骼，一雙大眼睛。他的顴骨是出奇地高，像兩座小小的山排在臉頰上。他的鼻子也是大的，寬和高有着同樣發展；長着厚唇的嘴卻緊緊地閉着，好像是他盡力地管住了牠，要牠沉默着，一切的苦辛

只留在自己的心中。

也許因爲一點疲倦了，他轉過身去，他的臉望着那墳墓——那裏面睡着他的母親，他的妻，和他的兒女。他那平坦的腦後部，看出來他是一個失去鄉土的人——在那個地方，嬰兒是習於仰睡在搖籃裏的硬枕上，所以纔有了那樣的頭骨。他的家，雖然是在千辛萬苦中進了關，卻在四年裏死去了五口人。留下來的只有他，還有一個七歲孱弱的叫做虎兒的孩子。他把死去的人葬在這裏，每個黃昏他來到了這裏，這裏對他像是更有一點家的意味。

每天他躺在這裏，任着時間自由地流過去，等到太陽真的沉到了地下，他纔戀戀地站了起來，雖然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心中也這樣癡呆地想：『他們老的老，小的小，又沒有一個男人，我怎麼能就把他們留在這裏呢？』於是他的腳跟像是更難提起來，他俯下身去摸摸這個又摸摸那個，好像在向每一個道着晚安。終於是走了，要說着：『不要怕，我明天來看你們，有一天，我要你們躺到咱們的家鄉去。』

每次當他說到了這句話的時候，他的眼睛裏總滾下兩顆大淚珠來。他有着莫遏的憤恨，可是這憤恨應該落在誰的身上呢？想起來的時候，他的青筋突起來，拳頭緊緊地握着，即是朝了一無所有的空中，他也要猛烈地揮動着，做成擊打的樣子。

他永遠記住母親臨死時候的話：『怎麼的我也沒想到死在這兒，拋鄉離井的好幾千里地！我是做了哪份孽呵，要我這老骨殖歸不得家？好孩子，記住了，咱們還是得回到咱們的家，一等平定了就回去，就是我死了，也得把我移回去。我得回去陪你爹，要不，我的魂靈也安靜不了！』

可是她墳頭上的草已經青過三回了，她還只是躺在這地方。她的兩個孫兒一個孫女，同時爲了急性傳染病躺在她的身邊也有了一年半；在前五個月，她的兒媳婦又爲了難產喪失了她的生命。

『死了好，都死了吧，不死怎麼活下去呢……』

當着他的妻也死了的時候，他就像瘋狂了似地喃喃地說着，他沒有了家，他拉

扯着那個七歲的孩子在街上走了整整的兩天。他們被房東攆出來，到夜來他們睡在別人的屋簷下，太陽還沒有冒出來的時候，就要爲人家驅逐着，像驅逐着沒有家的狗。

『喂，找個地方去涼快涼快吧，這麼大的人，幹什麼沒有一點志氣，做什麼也比討飯強呵！』

他總是翻了翻眼睛，什麼話也不說，站起身來，把還在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中。這樣孩子被驚醒了，用他那細弱無力的聲音號着，在年齡和體質上，他正是需要過多的睡眠。

他一面哄着孩子一面挨着路，他疲倦地擡起眼睛來望望前面，哪裏是他要去的
地方呢？

突然一天在街上他遇見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那個男人重重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停住了，迅速地搜索盡了自己的記憶也沒有想起那個人是誰，和在

哪裏曾經見過；可是那個人卻豪爽地用高嗓子說着：

『你不是老楊麼？你怎麼不記得我了，我姓王，我的名字是——』

他想着，可是他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他聽着他說：

『——是密之，你不記得那一年我到貴處去，我們很見了幾面，意氣相投，差點沒拜了把子？我還見過老太太，大嫂子，那時候大嫂子纔過門一年多——』

『噢，噢——』他沒有等他說完就岔了他的話頭應着：『我想起來了，我們一見就投緣，我稱你老弟，我家裏的也稱你老弟？』

『是呵，是呵——』

『我真眼拙，會記不起來了……』

『我給你引見引見，這是你弟妹，我們纔住到這兒兩個多月。』

站在那個男人身邊的女子，和善地笑着，她全不顧虎兒的污穢臉相，就用手輕輕地撫着他的頭。

『我可來了不少日子，自從事變我就住到這裏，早先我不是這樣，眼下……』
他說不下去了，一個強硬的漢子，眼睛裏竟有淚水打着轉。

『老太太呢，大嫂呢，她們沒到關裏麼？』

『她們同我一路來了，可是他們都故去了，還有我的四個孩子。只剩這一個了，還不知道怎麼樣！』

『你住在哪兒呢？』

『我……我……我沒有家。』

『好，好，住到我們那兒去吧，這點臉總得賞給我。她能替你照顧照顧孩子，我也能給你設設法，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爲了不願意給別人意想外的麻煩，纔待要尋找些什麼理由推辭的時候，那個女人又在說了：

『就不用猶疑了，住到我們家去吧。誰保得住不要別人來幫幫忙，以後我們要

你幫忙的地方也多着呢。』

再看到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對女人依依的情態，自己就再也不能說什麼了，於是他的眼睛裏冒着感激的光，微微地點着頭了。

這樣他就住到友人的家中，友人夫婦都對他十分親近，像家人一樣待他。那個孩子，雖然有了住處也沒有使身體好起一些來，病總是纏着他，臉是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胸前的肋骨，都能一根一根地數了出來。他會有着這樣不近情理的思想：

『也許他媽想他了，要他也睡到她的身邊去。』

只要有這樣的一天，他就有另外的一條路要走；可是孩子的病雖纏綿，卻還用睜縫着的小眼貪婪地望着這個世界，像是還十分貪戀着這個世界。

就捨開孩子呢，他還有一點不忍，而且也對不起那一對好心的友人夫婦。

『等待吧，等待吧，總要有那麼一天的。』

他總是這樣想着，就是當他這一天躺在草地那裏他也是這樣想着，到那時候

他要死去的母親，妻和兒女們的福佑，不是他能達到母親最後的心願，就是和她們在另一個世界中相會。

不知從哪裏，天上忽然扯起來獷惡的黑雲。十分迅速地就蓋滿了天，把那在地上浮游着的最後的一點光也關住了，待他知道了，站起身，大滴的雨已經急遽地下了起來。這原是一無遮蔽的曠野，只一些時，他就被打濕了，先前的一點驚惶，反不知道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爽性用着極安詳的步子走着路。

像這樣的大雨，是可以帶給人一些恐怖的感覺；可是他的心卻十分平靜。他覺得這些都沒有恐懼的必要，更艱險，更需要膽量的一條路就在他的面前留存。就是在那上面行走的時節，他也還需要相宜的鎮靜。

閃電急速地劃開黑暗的天，雷就像從那裂罅滾向地面上來，擊打在地面上的雨點，發着雜亂的聲音，好像在給地以一種懲罰。

他的頭髮被雨沖亂了，雨水還流進眼睛裏，覺得出一點澀痛。走在路上的腳，是

全部浸在水中的，天是異常的黑，眼前是一片暗，當着閃電亮了起來的時節，他纔看清楚道路和方向，他就能更堅決地更有把握地邁着他的腳步。

二

像冬日裏躲在河下被漁人攪昏了的魚介一樣，在那段時間中，他是十分張惶失措了。一晚的槍聲砲聲之後，天地就改了樣，他模模糊糊地看到這裏那裏飄着的太陽。

『這是啥事呵，這是啥事呵……』

年老的母親不斷地喃喃着，連珠似地唸着佛號；孩子們哭着，妻是跑出跑進的，不知道該怎麼好。

『你再哭，看鬼子抓了你去灌洋油！』

聽着那不斷的哭聲，心更煩亂了，就故意恫嚇着。可是這事情並不是沒有的，被認爲「反×」「反×」的分子，是隨時隨地被槍殺。把煤油冷水什麼的灌進人的鼻孔裏或是口腔裏，是更普遍地被應用着。常常還有遍體皮鞭傷痕的屍身被祕密地埋葬了，那是活活給抽死的。

除開了一點家國之念，他還時時耽心着無妄的災害之襲來，於是他覺得，該走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可是這些話怎麼說呢？尤其是對有點固執的母親？

是的，怎麼想起來這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在這塊肥沃的黑土地上，他們一代一代地活過這麼許多年了，一旦就要拋下了它，拋下了家園，到陌生的，不可知的地方去，就是他，也像捨不開。

果然母親的話就是這樣：

「走吧，走吧，哪塊好你們到那塊去，我這麼大年紀，我可不願意拋鄉離井地走那麼遠，難說鬼子真就把我活宰了。」

『不是那麼說——』

『不是那麼說是怎麼說？』她的憤怒更高漲了，沒有等他說完就截斷了他的話，『你不看看我都到什麼年紀了，你安着什麼心呵，你要我這把老骨頭扔在外頭？』

她像是很悲傷了，拉着自己的衣襟擦着紅潤的眼睛。他卻坐在一邊耐心地說着，說到他從前的事，現在城裏的情形，他說那邊出了告示，凡是進到關裏的都原薪任用，要是不走呢，有朝一日×國人調查出來，就要綁去砍頭的。他還加上了一句：

『——也許把全家大小都給抓了去！』

她坐在炕頭上不說話，沉默地聽着，她的眼睛裏像是流着永不盡的淚水，她不斷地用衣襟擦着，她的鼻子裏還流着清水。

到後她裝起一袋煙來抽着，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些什麼？可是她再也不說一句話。他悄悄地溜出去了，和妻再去商量。妻也沒有什麼主意，她原來就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

他的心不能安寧，他也不敢走到街上去，什麼一響，他的心就是一跳。飯，他也不能下嚥，到夜裏躺在炕上，他也不能睡着。

「幹什麼這麼愁呢？愁壞了身子可怎麼辦？」

到晚來妻會這樣憂心地和他說着，她也許知道說這樣的話沒有什麼用；可是看他那翻來覆去的樣子，她不得不這樣勸着。

「你是婦道人家，知道什麼？」

「我們好好呆在家裏，還有什麼禍會飛上頭來麼？」

「那誰能說得定？你不知道前街的劉先生麼，有人給特務機關寫了黑信去，憲兵來查了，查見一個有遺囑的月份牌，就把人給捉了去，一點踪影也沒有。」

「呵，我真還不知道……」

妻大大地嘆了口氣，躲在一傍去了。

這一夜他沒有能睡着，他想來想去只是這件事，有時候纔閉起眼就爲可怕的

惡夢驚醒了，心急促地跳着，意識到身邊只睡着妻和孩子，自己也還躺在炕上而不是綁在車上，四周站滿異種的兵士，向着刑場走去，他的心纔稍稍安定下來；可是他想到那並不是全不可能的事，只要這樣住下去，總有一天就會有那樣的日子來臨。

他抹去頭上滲出來的一些汗珠，他想着無論如何自己也要離開這裏。他知道危險的是他一個人，可是要他丟下老的小的，他怎麼放得下心呢？

到了窗紙有點發白的時候，他纔疲倦地睡着；可是不久就爲人搖醒了，還有個聲音說：

『……咱們還是合計合計走吧……我也看透了……不走也不成！』

他強自睜開了睡着的眼，就看到那張滿是縐紋的母親的臉，還有兩顆大淚珠滴在他的臉上。

火車上不像是裝人的，只是填滿一些柔軟的有骨有肉的物件。車門是塞滿了，

車裏再也沒有立足的地方，他們大小五口人，就是從車窗裏寒進來的。

『活着不如死了好……活着不如死了好……』

他的母親不斷地嘔叨着，她是正在車板上，把一個包袱墊在下面，別人的身軀擠着她，所以她的腰彎着，頭再也無法擡起來。

『媽，你老別說了，誰叫是——「行路」呢？總得受點委屈。』

他要說出來逃難兩個字的，可是一下子就嚥住了，他用行路兩個字塞在那裏。孩子們在哭號着，不止是他們的，每個孩子差不多都哭起來，只有那躲在木椅下行李雜物傍的孩子們纔安靜地坐在那裏。哭號使每個人都更不耐煩。

好容易車動了，人們纔像是鬆下一口氣來。只是行了沒有多少的時候，車就又停下來了。誰也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驚恐的神態在每個人的臉上掛出來。

列車的前面早有兩排黃呢制服的兵守在那裏，還有幾個軍官和特務官員樣的人物立在前面，幾個當狗腿子的中國人，大聲地叫着：

『下去，下去，都下去，老爺們要問個話呵。』

像豬或是狗一樣地他們被驅下車來，成串地站在那裏，等候着立着的官員們的問訊。

可是來問的並不是那些言語不通的人，卻是一個戴墨鏡的中國人。他的言語中充滿了不屑，自滿，驕傲，高貴の意味，他像點驗貨物似地查看每個人。

要問到的是年歲，籍貫，從前的住處，還問要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要離開這裏？是不是不喜歡「××國」或是「××人」！回答得使他們滿意的又上車了，那些不滿意或是他們覺得有點疑問的被牽到一邊去。

他是那麼僥倖地說過去了，他的全身透滿了汗，他走上車來還把她們安頓到座位上。

到後來，每個人都找到了一個座位，牽在一邊的有些個的臉嚇變了色，有的哭着叫着，不知道自己將遇上什麼樣的運命。

車又開動了，他們喘了一口大氣，一半的人卻被留在那裏，他們無望地看着行駛的火車，濃黑的煙遺下來，漸漸地掩蓋了他們。

來到新的城市裏，他就把一家人安頓在旅舍中，自己趕着到從前服務的機關裏去報到。別人苛難地問着他爲什麼不早些出來？是不是也想在「××國」做點什麼事，他的憤怒立刻湧起來了，他想來數說他怎麼纔逃出來的，可是他忍住了，他只說明自己並沒有一點那樣的意思。

「那就好，……那就好，……中國人自然做中國事。」

錄用是如願了，只是因爲在非常時期，薪給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

「……這也是沒有法子，誰叫俺們的家鄉丟了呢？這已經是同舟共濟，有飯大家吃，……」

就是這樣他也只得答應了，他再也沒有路走，他想着只要能飽飯吃也就是了。

住了下來的時候，年老的母親卻害着強烈的懷鄉病。因為水土不服，她想起來後院的那口井，她記得別人說過那井水比放一把糖還甜。她每餐都要吃高粱米，可是她又嫌那裏的高粱米不中吃。她咒自己，她還咒天，她有時候流着淚：

『……你們修修好，要我回去吧……我回到咱家去看一眼就死也情願的呵！』

這樣號着叫着，成日成夜地，不久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記住了，就是我死了也得把我移回去，我不願做孤魂野鬼，我還得回去陪你爹……』

她是第一個被埋在河邊的土地裏，他們哭着，灑着淚。他癡呆地站在那裏，默禱着：

『媽，你老安靜地睡下去吧，總有一天我得請你老回家鄉去。在那塊躺着我的爸爸，有望不見邊的大松樹，還有咱們家鄉的好高粱……』

就是他自己，也時時懷念着一點家鄉，可是他不说，他好像什麼也不在意的樣子，他的心中卻在盤算着：什麼時候能回到家鄉呢？

自從來到這個城市住，幾口人都顯得不十分適宜，連同那新生的孩子，都是面黃肌瘦。妻永遠是疲憊的，像很困難地喘着氣。夏天，更是他們不能受的，那炎熱使他們坐不寧睡不安。

消耗着多少心血，化去多少精力，終於在一年半以前，一種流行的烈性傳染病，同時帶走了三個孩子的性命。那像是突然的一擊，雖然平時耽心着食指增多是困難的，但是這樣的減少，又是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可憐的妻，更是傷慟地哭着，像瘋狂了一樣。

『——這是運數，總得要活下去呵……』

他勸着她，要她再勇敢些到人生的路上行走：可是他的職業的酬報東折西扣的到了很難維持一家人的情況，他們不得不搬到較窄小的房子去。

當他尋找着房屋的時候，每家貼了召租條子的人家都朝他關了門。有的是聽他的口音就說房子已經租出去了，有的是從言語中聽到他的生地，就抱歉說房子不準備租了，爲着有一家親戚就要來住。這都是爲什麼呢？他有些茫然了。

漸漸地他知道了這個城市裏的人並不喜歡他們來，因爲他們失去了家鄉，又多半陷入了困窘的情況中，會使有房子的人，蒙失一筆欠租的損失。

最後還是托了朋友，打了連環舖保，他們纔被安頓在三間小房子裏。

因爲日子愈過愈不好了，所以更想念從前的生活和土地。他們有着想不通的道理，那就是爲什麼白白送了人也不想收回呢？

『只要收回就好了，——』妻時時這樣想着，『那時候我就帶着孩子們回家，看看我們的家有什麼改變沒有？不比住這個雞籠好得多了麼！』

在不斷的念望與殷盼中，她卻沒有能如願。爲了難產，孩子被收生婆割了幾塊從腹中取出死了，她也因爲流血過多喪失了生命。那時候他已經被裁掉了，一點事

情也沒有，在絕對的窮困之中。

他想哭，可是已經沒有眼淚。悲傷和憤怒緊緊地糾結起來，他知道若是能把她送到醫院去，至少她是能活下來的。他時時自己心中念着：

『我殺了她……我殺了她……』

但是當他稍稍靜了下來，他一步一步地想上去，他想到了誰使他得到這樣悲哀的命運。他的心中就在想了：『有一天我要回去的。』

遺留下來的一個孩子，對他卻成爲一個麻煩的累贅。孩子時時爲病擾害着，不能使他安寧，而且又成爲他一切悲傷的種子。

『到底也是我們家的一條根呵！』

不過他每次看着孩子那張沒有血色的小臉，細細的手臂，和沒有血色的嘴唇，他就想到就是一條根，也不能拖得長遠了。

爲了欠租，他和那個病弱的兒子被驅逐出來了。他領着他的手，走到這裏又走

到那裏，他們再也找不到一個存身的所在。

一直到偶然間遇着的友人，他們纔又能眠食在屋頂的下面。

三

大雨一直也沒有停，走回友人的家，踏在地上的腳，一步就是兩只濕濕的腳印。

『你纔回來，我們等着你吃飯呢！』

他纔走進門，那個坐在沙發裏的友人王就跳起來和他說。

『你怎麼會淋得這樣濕，沒有坐車子回來麼？』

『沒有，那裏也沒有車。』

『快到上面去換一換吧，要不怕生病。』

爲了感謝友人的好意，他露着笑容。他正要走回自己的屋子，王走上來和他說：

『你慢點回房裏去，孩子纔睡着，就先穿我的衣服吧。』

王就走去拿來自己的衣服，要他擦乾了身子換下來。

『你的太太呢？』

『她去看着你的孩子呢，本來他今天很好，就是那幾聲雷把他嚇着了，他哭了許久，又發起寒熱來。這陣子八成也睡着了。』

『也難辦，這個孩子自早就像先天不足似的。』

他搖着頭，嘆一口氣，他的眼睛好像又起始要濕潤起來，想想自己不該再這樣軟弱，就強自忍住了。

『不必守他吧，請你太太回來好了。』

『孩子若是睡好了，她自然會回來的。』

王說着，看見他頭髮上還在流着雨水，就又說：

『你看，你的頭髮上那麼多雨水，快擦乾吧，不然要脫頭髮的。』

他用手一抹，果然還留有許多雨水，他就又去取了毛巾擦着。擦過了，他點起一根煙來抽。這時候，王的妻走進來了。

『這陣怎麼樣，誰在那裏看着？』王很關心地問着。

『李媽在那裏呢，睡着了，不過——』

她看見了他坐在那裏，便不再說下去，轉來問着他到什麼地方去，什麼時候回來的。他說了兩句，王就吩咐着僕人開飯。

他什麼都想得到，他自己天天看着孩子的樣子也知道，只是他不敢想，他怕想，這幾年裏他的一家人只剩下了兩口，不久就還要只剩下他一個光桿。

當着他吃着飯的時節，他好像在吞嚥着鐵沙。好心的友人卻在和他說：

『我正給你設法一個事，不久也許可以定當，省得一天到晚悶着。你看你的精神愈來愈不好了，實在都是悶着的病。』

他笑了笑，他覺到友人所說的只是一小部的事實，真在紛擾他的心的還不只

是這點事情。他近來深深地覺得友人們能待他極好，可是並不能了解他。

『我以爲楊先生該再討一位太太了，』王太太也是很關心地說起來，『總得成一家人呵！像你這樣的年紀，就此單身下去也不相宜，再說孩子實在也需要一個人來照料，不是麼？』

『現在那說得起來這些事呢？』

『其實是這樣子，如果沒有結過婚也就算了，或是沒有孩子也好一點；一個做父親的人帶了一個孩子，總是很淒慘的事。』

他自己該更深刻地感到，夜中孩子突然醒了叫着媽媽的事也有過不止一次；可是回答着的只是做爸爸的粗音，和不熟練的手掌的撫拍。

他沒有話好說了，低垂着頭，忍苦似地吃完了一碗飯，就放下了筷子。

『怎麼今天吃得這麼少？』

『不大餓的樣子。』

『怕是雨水淋出了毛病呵！』

『該小心一點，病起來更不舒服了。』

『吃點藥，出點汗，明天就好了。』

王太太立刻找出來一小瓶藥片，交給他，還告訴他可以吃兩片，早點睡。

他懷了感激的心情接了過來，隨即走回自己的臥室，看見他走進來了，那個女僕站起來，問着他要些什麼，他卻搖搖頭，女僕隨即走出去了。

屋子異常陰暗，病着的孩子對些微的音響和光亮的感覺都十分敏銳，他提起了腳跟，輕悄悄地走近牀前，瘦弱的孩子正自躺在那裏睡着。他時時發着斷續的嚙語，兩頰燒得紅紅的，嘴唇上露出了乾枯的裂紋。鼻翼微微地翕動着，身子時時轉動，像是很不舒服的樣子。

他的眼睛漲滿了淚水，他一動也不動地俯身望着，孩子突然醒來了，張大着眼睛：

『是媽嗎？媽，我想你——』

『不，虎兒，我是爸爸，你要喝點水麼？』

孩子好像並沒有聽見他的話，仍自茫茫地說着：

『媽，別離開我了，我想你，我走了一大節路，路上沒有一個人。我真怕，媽，你別離開我了，好不好？』

說完了就又閉上眼睛，輕微的鼻息聽得出來。好像始終就未曾醒過來。

他把背直起來，兩行清淚一直從眼角掛下兩腮。

『是的，這一條根也就要斷了，這一條根也就要斷了！』

他不住喃喃地說着，用着只有他自己聽得見的聲音。他的眉頭微微繃了起來，可是不久又舒展開了。他想着這正是適宜的時候。

他輕輕地踱來踱去，心中在計算着，卻總像是有什麼牽住了他，使他不能像全然一個人的樣子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同時又像是有五隻殷切的眼睛，望着他，告

訴他，他們不願意再躺在這陌生的地方，他們要躺在白山的頂上，要純白的雪常年地蓋着他們。

他獨自坐在一張靠椅上，靜靜地自己想，他聽得見血管的跳動，一切別的聲音卻像不復在他的耳朵裏顯出了。

雨漸漸地小下來，屋簷的流水仍自急遽地淌着，因為是相近郊外，青蛙的鳴叫代替了驟雨的聲音。

時候也許是不早了，他像突然醒轉來，站起看看友人的房子，燈火已經熄滅，他就在一張小小的方桌前坐了下來，鋪了紙，這樣的寫着：

你們的好意換來了我的不辭而別，這就是可以使你們想着我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但是我該走了，我該走上我要去的路。你們盼望我能再有一個家，一點事業，自然做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我該這樣；可是你們沒有想到，這許多時

候中，我一直想着離開這裏。我的母親，我的妻，還有我的孩子們，這是我的一家；不是他們已經一個一個地躺到土中。我不是爲着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對我們沒有好處，它忘了我們，丟棄我們，卑視我們，好像土地是我們自己失去的；我是爲了我自己的家！我們的家都毀了，幾乎連我自己也無聲無臭地死在凍餒之中。承你們的好心使我活下來，可是，我決不甘心就這樣活下去。

虎兒怕是沒有希望了，如果他死了，請你們把他也埋在他的祖母、母親和兄妹們的身邊。有一天我要把他們都移回家鄉去，不然我就是自己已經躺在那邊的土地的下面。萬一他活了下來，也能長成一條壯漢子，告訴他繼續我的志願。（自然我是已經失敗了）爲着他自己的「家」。

一切感謝的話對你們都像多餘的，我只誠心地祝你們的康寧。

楊

寫過後他就放下了筆，又走到孩子的牀前，想來親一親孩子的臉，可是沒有敢貼上，眼淚卻不自主地滴在孩子的身上。

從鎖着的抽屜裏取出早已準備好的小包袱，輕輕的走出房門。他叫起來未曾清醒的僕人爲他關上了大門，他就急匆匆地跨到了外面。

街道正爲雨後的茫霧鎖住了，走了三五步，他也就消失在這雨霧之中。可是在他的面前，他自己卻清楚地看到一條該走的大路，他就勇敢地邁着大步跨上去。

在這個世界的上面，不可知的事像是過於多了。人偶然的或是必然的生了下來，希望着一個安順的生活，然後平靜地死去；可是來支配人的遭遇的，正是一個慳吝的家伙，不使人的期望得到滿足，如同一個猶太人不能使一個乞丐滿足一樣。於是在這坎坷的人生的途徑上，人被顛簸着，這一腳踏下去了，不知那一腳該踏到什麼地方去。不容你一口的驚嘆，一聲的呼號，再一腳又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路。終於是倒下來了，在半途，僥倖的也能有一個兩個達到了終程。眼中的世界模糊起來了，過去的路途也只是茫茫的一片，讓沙土埋了沒有。靈魂的軀殼，漸漸化成灰，化成泥。

也許別人以爲我是怪誕不經了，若是我使他們知道那麼一個有朝氣，年青力壯的人，曾經獻身於社會改革工作，在幾年之後，會對於一切都灰心了，成爲一個虔

誠的佛教徒，茹素持經，只是社會中的一個累贅。別人就許搖着頭，說：『你是拿一個虛構的事來騙小孩子麼？』那麼我就該和他說：『不，不，這不是一個故事，這是真實的人生，相信我，我不騙任何人的。』也許我的眼睛裏閃着一點淚光，因為這裏面還有一個無辜的，可憐的，求生的女人，遭遇了不可知的命運，沒有人知道她還活着，或是死去了，——若是死去了，也不知道躺在地下的哪一個角落裏。

那一次我回到了×城，在那個城中有着我那空洞的家，（因為算做家的，只是幾間房子而已。）自從母親故去之後，我十分怕着我的家，只是一眼就引起我一切的悲哀。可是爲了一些雜事，我不得不回去，我把餘暇花在獨自的散步上。

我記得我是在一條河流的岸邊走着，那時節正是初春，河邊的垂柳的枝條已經柔軟地撫摸了解了凍的河水，陣風不是給人帶來了寒冷。岸邊是一座古廟，紅牆在夕陽中正璀璨地發揚着本身的美麗。殿角的鈴聲響着，晚禱的鐘聲也在響着，在這靜穆的空氣中，我就坐在一方青石上。我凝視着河中微微流動着的水，我的心沉

了下去，當着忙亂的時候我忘記了自己，當着我安靜的時候一切不幸的影子都要浮了上來。

突然一隻手拍着我的肩，那麼輕柔，我若是忙迫的時候我就不會覺得我纔回過頭去，他就說：

『××，我們好幾年不見了，讓我算算，是七年，還是八年？也許……有十年了。』站在我身後的正是一個和我年紀彷彿的人，他有兩條濃黑的眉，一張白晳端秀的臉，他的頭髮是剪光了的。我記得他，當着我們在學校，我們原是十分相熟的。

『真巧，我想不到遇見你，我以爲你——』

『你以爲我已經死了，是不是？』他那麼爽快地接了下去，使我記起了他的性情，一直他就是如此的，他好強，有過人的勇敢，還聰明，你若是說他膽小，不能從屋頂上跳下來，他就立刻跳給你看，雖然他的腿也許斷了，也許他把生命化在那上面。他接着說：『不錯，若不是我機伶，那次十七個人就該變成十八個人了！』

是的，我的確以爲那一次有他在內，因爲我知道十七個人中間有一半是假名，而且我早就知道他的信仰，所以想到他也許早和我活到另一個世界。

『你近來好麼？』

我覺得一點窘困了，就說出了這樣空洞的問話。

『你來看，我好不好？』

他一面說，一面也檢了一塊石頭和我面對面地坐了。我一下就看到他繞在左手腕上的念珠，還有他的臉，雖然面型仍然和先前一樣，可是那一股朝氣已經不知道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沒有話好說，可是他又說了：

『聽說你這幾年在×城，做些什麼事？』

『我沒有做什麼事，不過就是住在那裏而已。』

『不常回來吧？』

「對了，這一次是前三天回來的，大約再過三四天，又要離開這裏了。你這是從那裏來？」

「就是從那個廟裏——」

他說着，用手指指着那座廟，我看見了山門上的「法源寶刹」四個金字。

「你信佛教了？」

「已經一年多，這幾天我都要來，我許下願，我要拜七七四十九天的佛，在佛前

誦金剛經。」

「這是爲了什麼？」

「一點願心，我超度一個女人早離地獄，卽速投生。」

我迷惘了，這是一些什麼話呵？難說他是一個瘋子，或是他故意和我說着笑話？

可是他並沒有一點非正常的樣子；而且他說起話來的時候，他又是那麼嚴肅。他的這份態度，正如同他對他從前的信仰，當着我們還是同學的時候，他就時常和我談

論，他就是板着他的臉。那時候他一直是想來說動我，爲了種種的原因，他只有失望了。

『死人投生？』

我不忍不以懷疑的語氣問他一聲，給他一個機會，如果他若是一時神經失常，說錯了話，還可以改正過來的。

『是的，投生人世。』

他堅定地吐着每一個字，要我知道他並沒有說錯，我知道接下去他一定要說教了，正如同從前他有信仰的時候一樣；信仰總還是「人」性的，像這樣玄奧的宗教，我實在不要聽下去，我就要他告訴我這些年他的生活，我還說到要他告訴我爲她許下了願的那個女人的事。

『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相識這麼多年了，可是我從哪裏來說呢？』

他稍稍顯得一點焦躁，可是不久他安定了，他就起始說：

「先說我那時候怎麼逃了出來？你知道他們捕去了十七個，還不滿足，派了四條狗臥在那裏。在當天的下午我就去了，纔推開門，就跳出兩個來，一個抓了我一隻手臂。」

「幹什麼呵？」我叫了起來。

「你來幹什麼？」有一個問着我。我的機警使我立刻想到，就急速地回答：

「我是水菓店的伙計，來收帳的。」

「還來收帳？」一個人高聲地笑了起來，另外兩個人都來了，看着我那份小商人的打扮，就大聲警誡我：

「滾你的吧，這裏的人都走了！」

「說過後，我的兩條手臂，就被鬆開了，不知哪個人踢了我一腳！我就跑出來了。我雖然逃了出來，可是我的名子落在他們的手裏，這總不是一件妥當的事；

我的家的名聲，給我一些保護色，但是也並不十分可依賴。終於我想走了，我丟了原

來的名子，家裏給了我一些錢，我就開了一家舊式的店舖。

『我改換了我自己，不只是在外形上，我的信仰真的也起始動搖，以至於消滅了。爲什麼會這樣，我有我的理由，我想在這裏我不必詳細地去說明。』

『我完全換了一個人，我的言行舉動和先前都不相同。有時候我自己也覺得很可笑，實在我沒有想到過在這一面我還有這麼大才能的。當着我有堅定的信仰的時節，我能打碎了那樣一個不長進，腐敗的分子——即使現在的我，早先的我也不會饒過的。』

『就是在那時候，我爭了許久纔到手的婚姻自主權，也輕輕地送出了。我的母親覺得我該有一個妻室了，她就爲我選擇了一個，那時候我想也許我需要一個女人，我就連眉也沒有皺一下，我隨即有了一個叫做妻的女人。』

『過了一年，我們就有了一個孩子。還是一個男孩子，我的母親是最歡喜的一個人。』

『你想得到麼，我不但沒有死，還生了根，發了芽，開了花。自然，這樣的花開了出來是不是現社會所需要的，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他說到這裏停了停，像這樣平穩安順地在人生的途徑上邁着步，總該是心怡神曠的了；可是在他的眉宇間，永是有什麼不安在那裏。我還好像看到那籠罩了他的心的黑影。

他又接着告訴我他成爲一個十足的商人，只是在經營上不見得法，顯然營業的情形不大十分佳妙，因爲還有些錢，所以一切還是進行下去。

有一次，他說，他伴了一位外縣的客人走進一家二等妓院，爲了中國商人的習性，他對於這些所在都並不陌生的了。可是這一次他們是信步走進去，他並沒有來過的地方。在眼前閃過去成串的姑娘裏，他們選定了一個有大眼睛，穿着樸素衣衫的。於是那個女人就分所當然的來陪伴他們了。

白粉已經掩不住她那臉上的縐紋，她的年歲在二十三十之間，也許因爲她是

飽經風霜了。她很大方，又沒有俗賤的語氣，她的頭髮只是樸質地梳着。使他最驚異的就是她一直在望了他，像是想從他的外形上尋到些什麼。

當着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她輕輕地拉着他的衣袖，用低低的聲音說：

「楊二爺，明天務必請過來呵！」

她是用着那麼小的語音說，而且她的眼睛又是那麼充滿了希冀之光，雖然有着一點疑懼，也點着頭，算是答應下來了。

「務必請您過來呵！」

她又重復了一句，然後就像什麼事也沒有似的，留在那裏了。

那一夜他苦惱着，一點風流的思想是早就不存在了，他知道這中間一定有些事，可是什麼樣的事情，卻無法爲他猜測了。

第二天他如約去了，他逕直地走到她的房子，正好她也沒有其他的客人。

「坐下吧，爲什麼許的站着呢？」

『我再問問你，』她接着說：『你貴姓？』

『我姓楊呵，昨天我不是告訴了你？』

『做什麼生意？』

『山貨，也有點海味。怎麼，怎麼，你問我這樣清楚安着什麼心？』

他的心已經起始有一點不安了，爲着要鎮靜自己，他故意這樣問着。

『是的，我安着點心，我——』

她更走近他，逼視着他，突然間她說出來：

『你姓李，對不對？』

他的心動了一下，可是他仍自矜持着自己。

『你不用來這一套玩笑，街裏街外誰不知道我是楊二爺，就說我那個小買賣，

幹了也有兩年半——』

『你不用多說，你不用多說，聽我的——』她搶着岔斷他的話，『你姓李，你的

名字叫安義，是不是你從前在××學校裏讀書，爲了工作就不讀下去，你是分在這個城裏的中區……」

「你怎麼認得我？」

「我看過你的照片，還有你的小傳。」

「那你什麼人？」

他用大一點的聲音叫着，握了她的手腕。她好像十分安穩，不露出一點驚嚇的樣子，緩緩地回答着：

「我也和你一樣呵！」

「呵，你——」

他不相信似地望着她，從頭頂一直到腳下，這個女人就不像曾經有過靈魂的。雖然她的衣衫還算樸淨，可是自然間像在她的臉上看出了也有一股淫逸之氣，他像忍不住似地，哈哈地笑起來了。

「你爲什麼要笑，難道你不相信我麼？」

她抓着他的衣袖，搯到了他的肉，爲了那疼痛的感覺，纔止住了他的笑。

「你要我怎麼信你，像你的樣子，在這樣的地方！」

「那你爲什麼要滾到這裏來呵？」

「男人自然和女人不同。」

「看看你這份思想，絕不會是一個忠實同志的。」

「那麼你呢，若是你曾經是過的話？」

「我是忠實的，勇敢的，——可是他們不要我了！」

「爲什麼不要你了？」

「你當然會知道呵，何必和你多說呢。」

「那麼你來到這裏是受了壞人的引誘吧？」

她沒有回答，只搖搖頭，她在抽着一支煙，她把吐出來的煙朝着他的臉噴去。

『你怎麼能到這裏來呢？』

『我賣了我自己。』

她毫不動情地說出來，顯得他的追問是有點多餘的了。可是他還問下去。

『怎麼回子事呵？你爲什麼要賣了自己？』

『你知道，我回到家裏去，我的家就給一場大火燒光了。』

『那你——』

『我的父親和母親在兩個月裏都死掉，有一個當小軍官的哥哥。死在戰場上。』

『你的家就不再有別的人麼？』

『要是有的話，就是我一個人了。』她取下來啣在嘴裏的煙蒂頭，丟到地下，吐盡嘴裏的餘煙，突然就像換了一個人似地和他說：『我沒有法子，還有些債壓着我，我又不能露面；我就想到了這條路，我想也許我能歇息歇息。』

「咳，你怎麼能有這樣錯誤的想頭——」

「錯誤也只好錯誤了，做過去的事，有怎麼法子呢？來到這裏，我就知道不對了。這兩年我走了些地方，我總想還贖出我自己；可是我沒有能夠。我想逃，我也逃不脫，我真沒有想到自己掉在這樣的坑裏！」

她憂鬱地繃起了眉尖，嘆了一口氣，把手掌張開來，插進頭髮中去，用力地抓着自己的頭髮。

靜了一些時，她就說：

「你救我出去吧，我存了五百，再有五百就可以了。」

「那怎麼成，我是結過婚的了。」

「不要緊，只要你救我出去，怎麼樣都成。這裏我實在住不下去了。」

「再說一時我也沒有五百塊錢。」

「只要你答應我，慢一點也不要緊。」

『我不能答應你，因為我沒有一點把握。』

『看在我們過去是同志的份上，你救救我吧。』

她說着的時節，眼睛顯得一點亮晶晶的了。他只看了一眼便低下頭去，他嚙嚙地說：

『不是我不肯呵，是我沒有力量。我不能使你白喜歡一場，如果我答應了你，就一定做到的。』

『不要說這樣空洞的話好不好，你想想，假使你是我，你能在這裏面過一天麼？』

『爲什麼你自己要走進來呵？難說你不知道在這社會上有這樣不良的組織？也許爲這含了一點責備語氣的話所激怒，她猛然地站了起來，又扯住他的衣服。』

『好好，你不用答應我，我要和你到××局去，說出來你是什麼人，看看你還怎

麼樣！』

『我不怕呵，』他好像十分安嫻似地說着，『我也可以說出來你是誰，也好，咱們是一個也跑不了！』

她只有頹然地鬆開了手；俯着頭，像在沉思着什麼，終於他看到一雙一雙的淚珠落在她的衣衫上，她又緩緩地擡起頭來溫柔地說：

『我不求別的，只求你救出我去好了，你若是要我，我就去侍候你；你不要我，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我什麼都不說，我只求你可憐我，發一點你的慈心。』

像這樣的話，顯然生了效力，他不再堅決地說着那是完全沒有辦法的事了，他和她說讓他回去想想看，也許能想出一點法子來。

『那我真該感謝你了，我只圖有一天能跳出這個炕，那就比什麼都好。我像一片殘敗了的樹葉，風吹雨打，還有蟲子的嚙食，要是這樣下去，很快就要消滅了。我的經歷雖說是已經不少了，可是我還不願意死。那麼你，你能告訴我你的住處麼？』

『我想，我自會來看你。』

『對了，你有太太，不大方便，那麼你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吧。』

『那也不必，有什麼信息我給你來電話。』

他說完了站起身來，她也隨着站起來，在門口那裏她又說：

『你不要忘了呵！』

他望了她一眼，那一雙濕漉漉，殷切的眼睛像鑽透了他的心，他一面點着頭，一面就走了出來。

『我不曾忘記她，』他接着說，『想到一個人落在那步田地，又在這麼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就十分可憐她了。我想像那樣的生活不如死去，真是這樣子，活到那份情形，哪裏還有活着的趣味呢？』

『這件事我不敢說給別人，一個妓女，一個她那樣的女人，是兩重可怕的人物。更使我犯難的是她出來以後，我把她送到什麼地方去呢？』

「五六天之後，我記得我打過一個電話去，她只是聽着沒有什麼可說，只是催着我再到她那裏去一次。我告訴她我在想着她的事，要她不要心急，說到去的事，我說爲了忙只得再過幾天了。」

「以後她就每天至少給我一個電話了，我想她一定是從電話局問去我的號碼。這一下就更麻煩了，我的家知道了她，我的店也知道了她，我那些朋友們也知道這一個女人。」

「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呵？」

「有的人用這樣的話來打趣我了。」

「我的妻，每天掛着不快的臉色，我和她解說了多次也沒有用，我的母親用含着淚的眼睛和我說那些女人是靠不住的，切莫上了她們的當。」

「我的母親也露着不相信我的樣子，那時候沒有人相信我，我十分煩惱。有一天我就突然跑到她那裏去了，一看到她我就叫着：

「你看，你這麼一來誰都知道了，誰也不信我，誰也看不起我，簡直我的名聲是毀在你的手裏了！」

「是的，你的名聲，我的卻不是名聲，我是切身的苦痛！我只合在這裏要別人割碎我的靈魂，蹂躪我的身體，好，朋友，你去留着你紳士的名聲，我也就在這裏腐爛好了。」

「這一下我像啞子一樣地說不出一句話來，我默然地站在那裏，我的氣憤也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停一下我就急急地說出來：

「你等着吧，三天以內我一定給你想出一個辦法。」

「我說完了就轉身跑了出來，這短短的一時間，我的情感像是發着寒熱病，我纔從那裏出來，我就忘記了方纔我說過些什麼。

「到了家，我坐定了，我纔想起我說過的什麼話。多少我總覺得自己是有了一點冒失了。」

『至於錢呢，也成爲一件稍費心思的事。五百的數目雖然不大，在先前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那時候也要爲點難了。你知道我的家，只有空大的架子，在這架子裏面還有許多寄生蟲。誰也不肯放鬆它，除非它真的倒塌下來。』

『還是我說破了唇舌，和我的妻商量，她纔把她的私蓄給了我三百。我和她說這是一件功德事，從火坑裏救出一條命來的。』

『我不知道她信不信我的話，懂不懂我的意思，只是她就把錢拿給我了。』

『我再給她湊足二百，就在電話中約定一個時間，要她自己先想一想要去的地方，說好了我只送給她這筆錢，從此就沒有什麼關係。她一一答應了，於是我就欣然地在約好的時候到她那邊去。』

『果然她什麼都準備好了，院子裏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我把錢交給她，她就即刻跑到另外一間房裏去，很快她就帶着笑臉跑回來了。我們一齊跨出了那紅漆的門。』

「你到哪裏去，我可以替你叫一輛車。」

「你到哪裏，我就到哪裏。」

「什麼，——我，那時候是叫起來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化了這麼多錢，我要是不好好跟了你去，顯得我太沒有良心。」

「良心？」憤怒幾乎使我瘋狂了，「你還有良心！」

「她一點也不動氣地站在那裏，安靜地看着我像小丑一樣地叫鬧着，終於，她

心平氣和地說：

「反正你總得把我送到一個地方，你知道我身上沒有錢，走也走不開，難說你就真的把我丟在這裏？」

「不要緊呵，你有那份本領，再賣你自己呵。」

「那我也辜負了你的好意。」

「好了，你痛痛快快說吧，你打算怎麼樣？」

「你打算怎麼樣呢？就算你做好事，也該做到底呵！」

「你要我怎樣做到底？我的家你總歸是進不去的。」

「我也不必到你家裏去。」

「好，好，找個旅館給你住吧，你記住了，我送你錢完全爲了憐憫你，我不是要買你的。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家，只要你說出你的去處，我還可以送給你該用的旅費。」

我。
「這樣子，我就把她送到一家旅館裏，當着我纔要離開她的時候，她突然拉住

「你就這樣丟下我，我到哪裏去找你呵？你不是救了我，你是害我呵！」

「她鼻涕眼淚地哭起來，我很焦急，雖然是深秋，我的頭上也冒着汗，我就說：

「你不是知道我的電話麼，難說我爲了你這點事還逃走？」

「不是那樣說法，你留我在這裏，舉目無親，你要我怎麼辦？我真害怕！」

『你們這種人還有什麼怕的？』

『我們這種人是什麼樣的一種人？』

『她嚴厲地反問着我，我知道我說錯了話，我不能回答她。沉靜了一些時候之後，我就告訴她要她相信我，我總要來看她，如果她自己沒有路好走，我可以代她想出一條路來的，只是想到我的家，或是和我有什麼關係都是不可能的。還算好，我說動了她，她居然肯放我出來了。』

『離開了她，我像離開了惡獸的糾纏，我大大地喘了一口氣。可是只有三天的光景，她打來了不下二十次電話，每個和我相識的人都知道了我贖出一個女人來，有的還正式向我道賀。我的妻顯然也和我洽了，知道那個女人住在旅館裏，就想到我故意安排的，有了機會就接到家中。』

『一切的解說都成爲徒然的了，我的精神上忍受着莫大的痛苦。幾次想到她那裏去吵一次，只是想不出打發她到哪裏去的路，就不敢露面。』

「連我的母親又懷疑我了，我就再也不能忍下去，我跑到她那裏，纔推開了門，就看見她一個人頭髮蓬着，眼睛紅腫着，朝我撲了來。她哭鬧，數說着我這個人不可信，口口聲聲地說出來，再也不放鬆她的手。」

「這時候忽然起了敲門的聲音，我一面應着一面走過去拉開門，看見敲門的是我的一個遠親，他是當地出名的無賴。他向我說：

「我聽着像你，真就是你——」他又朝着她說：「這不是老五麼？」

「她好像也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物，就膽怯地躲到一旁，我的這個遠親就起始用分成兩個音的切口語，問着我一切我們中間的關係。我就簡略地說了說，他就問我：

「力尼力十路布力十郎相腦要那他力尼？」

● 你是不是想要她呢？

「我告訴他我並不要她，只是還沒有想到怎樣打發她離開這裏。

「腦好，腦好，力尼路布龍用南官，洛我力替力你南辦那巴。」

「那時候，我真是被她攪混了，只要能有人爲我想出一個辦法來，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所以我一口就答應下來。

「落我南且腦保力尼那他來在路布累給力尼那大南店腦話，奈再路布那麻南凡力你力，只力十嘔有力一南見——」他頓了頓，「力以嘔後力你奈再奈也路布能能力提那他力你奈也路不能能嫩問嘔我那他她鬧到鬧了那那裏。」

「我的心猛然地動了一下，終於還是答應了。在這說話的時候，我偷偷地望望

◎好，好，你不用管，我替你辦吧。

◎我擔保你她再不給你打電話，再不麻煩你，只是有一件，

◎以後你再也不能提她，你也不能問我她到了那裏。

她，我知道她聽不出我們的話；可是她的臉蒼白了，她不知道我們在計議些什麼，她的身子在發着一點抖，她的嘴唇顯出一點青色來。

『什麼都說定了，我就向着門那邊走去，她就像餓狼一樣地撲了過來；可是他一把手抓住了她。

『「不能，不能，你不能呵……」

『她淒慘地叫着，我連頭也不敢回，拉開了門，逃了出來。我把兩手掩了耳朵，不敢去聽，我急急地逃，一時間我忘記了東南西北。我的心在跳着，我閉緊了嘴，好像不這樣它就能跳了出來。

『那一夜我不能睡，纔閉了眼就爲惡夢驚醒，到了天亮，我打了一個電話到旅館，說是那個房號的客人昨天晚間就走了。

『是的，從此以後她再也沒有電話給我，再也沒有她的消息。沒有人來擾亂我了，可是我的心卻永遠不安。我不知道她活下來還是已經不在這個世界？我常常想到

如果我是她，孑然一身的時節，爲了尋找一個小小的歸宿，卻爲人活生生地從這世界上給消滅了，我該有什麼樣的悲哀和憤恨呢？一這樣想着，我就忘不了給我自己譴責，有的時候我竟想到自殺，這樣想着的時節，我就好像看到她笑了，她那蒼白的臉泛起了紅暈，青色的嘴唇變成了胭脂；我想起來了，我不能死，我還該活下去的。

「爲了求得心的一點着落，我信了佛。果然，我如願了，我的心一不安定，經文和佛號都能使它重復得到平靜。在一年以後我還相信佛能超度她的靈魂，爲了替自己贖罪，我許下了願，爲她誦經四十九天。我相信她一定可以早投人世，再好好地做一個人。可是我，我只要說起了她，我的心就有些震動，我的眼就總覺得有點濕潤，我想我該爲她落點淚的，你說說，是不是？老朋友，你還想一想，我爲她懺悔了，我也爲她流淚了，是不是我算對得起她了？」

暮色冥茫中，他用包了淚的眼睛殷切地望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說，我只知道一切言語都是無益的了。我的心也在想着；倘如我是那個女人，——

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了，不待道別，就逕自站立起來，用迂緩的步子踱回去。

我再不回顧，一任夜吞食了模糊的景物，和景物中他的黑影，我的心的一部從此也就爲這黑影蓋上了。

雪朝

這一夜他是從下生以來第一次被喜悅抓得緊緊的，他覺得自己是大了，大到幾乎不可想像的地步。他的頭是高高的伸到半天空裏，雲氣就時時遮住他的眼睛，當着他要看些什麼的時候，就不得不低下頭來。不止是低下頭，還要俯着身子，那樣纔能使他看得清。在他腳傍蠢蠢蠕動着的是一些人，比螞蟻還要小，用那麼細微的聲音在說着話。爲了要聽他們的話，他記得他不得不把臉幾乎貼了地；可是當他給着回答的時候，那些人立刻就驚散開，正像是他所吐出來的每個字音都是怕人的滾雷。

他的軀體大得都稍稍顯得一點笨了，河流像涓涓的細水，當着他的腳踏上去的時候，那腳印就留下了一個湖沼。山嶺在他的胯下存在，正如同小小的土堆，他隨

隨便便地就可以邁過這個又邁過那個。他的手掌，伸開去就可以掩蓋整個的城市，——那城市正像他一向所生活着的城市一樣，有鑽天樓，寬大的路和羊羣一樣的汽車。他抓起一輛汽車，好像拿起一粒灰塵，放在嘴前，只要一口氣就可以吹得無影無蹤。

他記起來一個叫做格里佛的人，（這是他從孩子的童話上看來的，）他想到自己比那個人在利利蒲德城的時候還要顯得大；因為他想到那些螞蟻一般的人羣決不會把他困住。他就想到自己是那個巨人阿提拉斯，（這也是從孩子的童話上看來，）他的肩上有着地球的重荷。他想着如果沒有他，天就要壓了地的。

他就笑起來，立刻他就看到渺小人羣中的騷動。他沒有法子停止他的笑，他是那樣喜悅；可是那些人更震恐了，因為想到了不可避免的災難的到來。他的狂笑使得山崩海嘯，使得人們感到了旁貝城毀滅時的驚惶；可是他還是恣意地笑着，一直到他自己從這一個偉大的夢中醒來的時候。

他的眼前是漆黑的，呼吸也感到一點不自如。他覺出來那蹣跚的腿，他就想到是不知什麼時候把身子縮到被裏來。漸漸地把腿伸直了，他的頭就最先和外面的空氣接觸。那會是那樣寒冷，使他那纔從被中鑽出來的禿頭更敏銳地感覺到他的頭，說是禿也不盡然的，因為在後半還有幾根稀疏的長髮貼在腦皮上。在正中還稍稍凸出了一點，就顯得兩個鬢角一直伸到腦後去。可是那光亮卻使人驚訝，有的人幾乎想到了可以比擬吉卜西人占卜的水晶球。他的眼睛卻是細細的兩縫，沒有一點光采，兩個眼角和眉梢一樣微微地向下弔着。他的鼻子是又尖又瘦，可是鼻尖總像凍得十分紅，（他並不吃酒，）一個相士就抱怨過他若是鼻子能大一點或是顏色好一點，他就不會有這樣不十分好的運氣。他的兩腮並不是肥胖，（他是生就了的一張瘦臉，）腮肉奇怪地有一點下垂。他的耳朵是乾枯的，像在夏天太陽下曬過的葉子。

他把頭整個地鑽了出來，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正自如地吸了半口，就不能忍受

那寒冷的空氣，只得把被又蒙了鼻尖，纔補足了那半口。

他睜開了那細縫一樣的眼睛，他纔真的感到失望了。（當着他醒來的時節，他還以為自己仍然有着夢中偉岸的身軀。）他最先知道的就是自己還是在那張狹小的牀上睡覺。（這張牀他睡了十年以上的時候了。）他望望那火爐，看不見一點火焰的影子，就是放在上面的水壺也沒有一點熱氣，他想到那火是早已熄了。

從窗口望出去，正看見了遠遠近近一些蒙了雪的屋頂，（因為他們是居住二樓的人，）那有着純然同一的白色，好像失去了各個屋頂原有的個性和距離。（對於這附近的每個屋頂他原是十分熟習的，他知道哪一家的屋頂缺少了幾塊屋瓦，他知道哪一家的煙囪少了一塊磚。他還知道哪一家清潔的主人的屋頂上存了多少污穢的什物，因為那是隨時拋到屋頂上來的；他也知道哪一家的瓦溜間正夾了孩子們踢上來的橡皮球……）可是現在呢，雪掩蓋了一切，顯現在他眼前的只是無邊的白色。

雪還是在下着，大的雪片輕飄飄地落下來，還撲向窗上的玻璃，在櫺角那裏聚集着。每一片都好像是十分暇逸似地，也不斤斤於停留的所在，應用着美妙的身態，從天上降下來。有時候捲起了一陣風，雪就又像煙一般地被吹起來。對於這強暴像是無力抵抗又不能禁受似的隨着風過去又頹然地落下。於是從天上還是有着輕飄飄的雪片降下來。

在世界中的小小角落裏有這樣的一個城，在這個城中的小小角落裏有着他看到的所在，在他的眼中就已經是那樣無邊無垠了，他想着他自己呢，就是這小小的所在中活着的一個人……

就是這樣子他活過來四十九年的歲月，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沒有多少人注意他，他是那麼一個可憐的小物件。他這樣地活着，很容易想到就是死去了也不過是這樣。沒有人能稍露一點驚訝，當着聽到他的死訊的時候，正如同行人看到道傍一個死去的小生物一樣，是那樣不動情感地連眼睛也不霎一下就過去。

他稍稍轉動了一下身子，把眼睛望了屋頂。他望着屋頂的兩邊相交處，是那麼遙遠，像是目力所不可及的樣子。可是寒氣使得他的頭皮冰涼，他伸出手來摸一摸，真像冰似地，他想着再把頭縮進去，可是壁鐘恰巧打了八下。

他對於自己的耳朵也有一點疑惑，他沒有聽清那鐘聲響了七下或是八下，他忽然想到也許敲了九下，他的身子立刻就出了一次冷汗。還是他把枕邊的眼鏡戴上，望着壁上懸的鐘，證實了方纔是敲過八下的。他看看那一面的一張牀，早已空了，想着孩子已經入學去了。

他也不能再耽擱，每天至遲他總是這時候要起身的。可是這一天的寒冷給了他無上的威脅，他怎麼能從那溫暖的被中出來呢？他就自許着，再過三分鐘再起身吧。

他的心頓時鬆下一點去，眼睛又閉起來，把被又拉到鼻尖那裏。當着他想着差不多已經到了三分鐘的時間，張開眼來望望鐘，已經是四分了。他頗後悔地想着：

——怎麼我這樣沒有用呢，說是三分鐘就到了四分鐘，那麼爽性到八點五分鐘再起吧。

如此地推延着，到他真的從牀上爬起來，已經是八點過一刻了。

屋中的寒冷使他伸不開手腳，他的嘴時時噓着氣，還常常把手掌掩了鼻尖。他覺得鼻尖是最怕冷的。（平日留意着狗的臥姿，他得到了好證明。）

在房裏他往返地踱着，幾次摸着壺裏的水，那水總是冰涼的。他就皺皺眉頭，輕輕嘆一口氣。

當他起身的時候，正是女僕送孩子上學去，他要自己照顧自己，他還需要十分小心。

突然，像一匹獅子似地吼叫起來：

『爲什麼這樣走來走去，吵得人一點也得不到安靜，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兩點鐘纔睡麼！』

他是着實地驚了一下，停住腳，看見一個蓬鬆着頭髮的臉從一堆被裏鑽出來。他認識她，他們認識了這麼多年，這麼多年她都喜歡擦厚厚的白粉，到現在她的皮膚粗糙了，白粉擦到上面像落灰的牆壁。可是她有一條好嗓子，這許多年未曾改變，她放開聲音叫起來可以治好別人的傷風。

他不能回答，只是定在那裏，看見那個頭又縮到被裏，他纔提起一隻腳來；可是他不知道把這隻腳落到哪裏纔合適。他的嘴低低地噤咕着：

『我怎麼知道你睡得晚，我也沒要你睡那麼晚，你和我吵有什麼用呢，——』
突然那個睡在牀上的又叫起來，因為十分氣急還抖開了綿被。

『你看，你看，爐子也滅了，都是死人呵，要凍死我，把我凍死就好了，是不是？』

寒冷卻不容她發這麼大的氣，她只好立刻又拉緊了綿被，像一隻烏龜似地蹲伏在那裏。

『那我也不知道呵，——』他還是低低地說給自己聽，『我知道你昨天爲什

麼不加好了煤？對了，爲什麼你昨天晚上不加好了煤！』

他尋到了有力的理由，他想跑到她身邊，把她從被裏抓出來，和她嚷，他先試着嚷一個字，像是費了很大的力氣，却沒有一點聲音。

那個蹣跚着的身子，慢慢地平下去了，又繼續她安穩的睡眠。

壁鐘悠閒地打了一下。

這一下正像打在他的腦子上，他不用去看，就知道已經是八點半鐘。他有點慌張起來，他拿起放在桌上的保暖瓶，也是輕飄飄地，他就無可奈何地把冷水倒在杯裏和盆裏，匆促地洗着臉刷着牙齒。

穿上了大衣，戴上帽子，還提了那只破舊的公事包，匆匆地走出門。忽然想起了昨晚寫好的兩封信，就又跑回房裏，從桌子上拿起，塞到皮包裏，用更快的腳步走出來。

正在下了一半的樓梯轉角處遇到了一個肥胖的人走上來。他沒有法子退讓，

他原想快點走的；那個肥胖的人就擠着他，像要把他壓到牆裏去。他皺皺眉，莫可奈何地奔了下去。

不知哪一位好心人把門前的積雪掃去了，水門汀的邊路就更顯得光滑。他幾乎站不住腳，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記得一個醫生說過他應該行路小心，不能跌倒，若是跌倒就會要了他的命。

『就是死了在別人那一面也算不了什麼！』他暗自想着。最大的損失，他想，只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因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將永遠離開他。

想到了寫好的兩封信，就從公事包裏取出來，走近門前的郵筒，都要投下去了，忽然他心中想着：『會不會把裏面的信紙裝顛倒了呢？』這樣想着，他就失去了自信，他不能決定自己一定是裝得很正確，他重又把那兩封信放到皮包裏去，想着：『還是回頭打開看一下再寄吧。』

他就站在門口等候，想着公司裏的大汽車就會來的。雪由了風的力量，撲到他

的臉上和頸子裏，他就立刻拉起外衣的領子，把頭也盡力地縮着。

他的心時時爲不安所擾，他也许那輛車早已過去了，可是他又一點也沒有聽到喇叭的聲音。看看街邊的積雪，十分平整，沒有一點車輪的轍跡。他想或者因爲落雪，汽車就不來了也說不定。

由於公司置備的汽車，是專來接送中下級的員工。許多人都有了自用車，他自已卻眼看着別人的升擢，自己總是在這大汽車裏鑽出鑽進。一輛破舊了，又換一輛新的來，他仍然是一個被接送的人。每次他都是趕忙地跑下來，生怕誤了時間；（因爲根據規則，等候每個人的時候不過兩分鐘）可是每次他總要先等在那裏。他就看看街，看看睡在街傍的乞丐；他還記得清郵筒提取的時間，有時更張望了不止一次貼在電桿上的各種條告。（那些條告包含招租，尋房，尋人，尋狗，出賣重傷風……）他還能暇逸地鑒賞文字的風格與書法的好壞。一直到那汽車來了，他纔慌張地踏上了上去。

可是這一天的等候卻使他有點不耐煩，天是這樣冷，風吹到臉上像刀子；時候顯然是比平常晚了。雪像是已經不是在落着，風卻吹着它，使它在空中飄蕩。他就想着也許是汽車已經過去了，風又吹平軋過的輪轍，那麼就使他像呆子一樣地等在這裏……

遠遠卻有汽車喇叭的聲音響着，他擡起頭來望過去，看見那匹大獸似的汽車從街的一端搖幌着身軀駛過來。在他的身邊那輛車停下來，他從後面的門走上去。車裏的人想不到的稀少，除開駕駛的和一個跟車的人，再有就是公司裏的一個廚子。他仍然像從前一樣踏上去就揀了一個座位坐下。

因為沒有什麼事情了，那個跟車的人湊在他面前。車又起始行着，那麼空大的車箱，使得坐在後面的他不能得到安靜。他被顛簸着，遇到不平的路，好像要把他丟到車頂外面。有時候使他坐不住，要他從座位上溜下來。

『宋先生，您坐到前邊點去就好了。』

那個跟車的人好心地向他說。

『還好，還好，』他的臉上露出一點苦笑來，可是他並沒有移動的意思，『平日不是這樣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那個跟車人肯定地搖着他的頭，『趕上下雪的天，路不好走，先生們又都個人雇車去了，人少就壓不住車，您又坐得靠後一點。您看——』

這時候汽車又在一個職員住宅的門前停了，響了兩三聲喇叭，沒有人出來，就又开始行着。

『——多半都不坐這輛車，誰都願意多破費幾個，省得捱冷受凍。』

『唔，唔……』

他不斷地出聲應着，他的心中卻明白知道這個人當面揶揄他。『是的，——』

他心裏說，『我就不肯多破費幾個，我偏要坐這輛車！』可是他卻有理由說出來：

『不過坐這輛車快點，準可以不誤事。』

『今天也很難說，路太滑，不敢開得太快，怕萬一出錯。您看，這車子不是一面走一面搖頭麼？』

那他不必看也會覺得，他知道這輛車走着什麼樣的一條路，想着平時只要十五分鐘的路程，今天至少也要二十五分鐘了。

想想時間，他計算得出他又要遲到了。遲到就是懶惰，對於懶惰的處罰就是年終餽贈數額的減少。『又是錢，——』他想着，『什麼都是錢，錢統治了一切！』

就是那樣子被搖蕩着終於也到了公司的門前，那公司有一座無比高度的樓房。（那高度好像是與日俱增的）他走下了車，鑽進那個螺旋門，也不知道是自己推了別人或是別人推了自己，他就一下子被攪到裏面去了。

裏面正充滿了高度的氣溫，像夏天的熱風，包住了他整個的身子。擦地板的油味，給了他膩膩的感覺，使他的腦子立刻像是有些暈眩。這麼多年了，他都一點也不會習慣，踏在腳下地板是光滑的，他小心地提着腳，他怕萬一會跌了下去。

『我是跌不得的，我是跌不得的……』

他的心中時時想着，一直到他鑽進了升降機，他的心纔安下來。可是他的心又爲別的意外抓住了，每次他在升降機裏，他總是耽心着會在兩層樓的中間生了阻礙，不能上也不能下，四面只是牆壁，那就是使他和這個人世隔絕了。

『那可該怎麼辦，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不存在……』

於是每天都溫習着這點驚心的情緒，到了他真的跨在六樓辦公室的地上，他的心纔真的放下了。

他走到了門前，一張小桌上放了簽到簿和小座鐘。鐘上的兩隻針都將近一百八十度角，他的心戰了一下。他仔細地寫上自己的名字，（他永遠寫得是一筆一畫的正楷，）還注明了九點十三分。

『這怎麼能怪我呢，公司的車晚了，遲到的恐怕不止我一個，下着雪的天……』

他一壁暗自想着，一壁推開了門。充滿了他眼睛的卻是黑壓壓的人羣，他們都

來了，還像是比平日都多一些，各自佔據了自己的座位，有事無事的都在忙碌着自己。

他又看見了，在這間大辦公室的中央，正站立着那位成功的經理。他有肥胖的身軀，和突出的肚子，遮在金絲眼鏡後面的眼，擠得很細，可是有時候卻能張得極大，像兩盞探照燈。他那咻咻的喘息，壓靜了一切人的聲音。他是雄武地背着手，擡着點嘴，顯得鬍子是翹起來。他是顧盼生姿地站在那裏，他希望所有的職員都低下頭去忙着自己的事，可也不要忘記了偶然也要擡起頭來望他一眼，再在心中生着欽仰的讚嘆。

纔走進門的他，迅速地脫下了衣帽，掛在近門的衣架上，然後像老鼠一樣地起始溜着。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要到他的座位，是要經過經理站立的地方，他沒有用稍長的時候來躊躇，隨即硬了硬頭皮走過去。

當他走近那個經理的身子，他的心就起始猛烈地跳着，他點過頭，就仰起來，望

着經理粗肥的頸子，臉上強劃出笑容來，他是那麼吃力小心地做着，好像他在演着戲；可是經理正望着別人，忽略了他所做的一切。他走過去，他卻覺得有人甩了他走着，那個人的身軀還那麼重，每一落步，地板都抖一下，他纔坐下去，他就聽到一個熟識的聲音說：

「宋先生——」

他隨着就站起來，這簡單的三個字像三聲雷在他耳朵裏響着，他都幾乎要掩着兩耳。他知道他不能那樣做，他只打了一個寒戰，他不知道該把眼睛望着什麼，他不敢望着經理的臉，他也不能望着地，但是他記得當着別人說話的時候，是需要注意的，需要看着別人的臉。他就仰起頭來，望着那張臉，作爲那張臉的背景的就是那白色的屋頂。

「宋先生，今天有一點冷，——」

「還好，沒有什麼，——」

『路也有點難走——』

『也不覺得，坐在車子裏不覺得什麼。』

他並沒有回答得十分流利，雖然他有充分妥善的理由。他總是心慌，他都不敢張大了嘴，怕着跳躍的心會跳出來。他還顯得有一點口吃。

那個經理並沒有再說什麼，他只看見他那兩條細縫一樣的眼睛張大了，黑眼珠靈活地在裏面轉動。他都想關心地說一聲：

『經理，您該小心點，您的眼珠要滾到外邊來……』

他雖然沒有說，經理也又把眼睛眯成細縫，還莫知所以地露了笑容，把背着的左手放到下頰上，下頰上沒有他要摸撫的鬚鬚，他就放到脣上去。

一轉身，經理邁着方步走了，地板在他每落下腳的時候顫抖。他坐下來，靜靜地看着放在桌上一杯茶的震紋，他就計算出來經理走到哪裏，——開了經理室的門，——再走上幾步，——終於坐下去。

他用手移開放在案上的文件，壓在下面的吸墨紙夾的墨污都顯露出來。那有紅色的，藍色的，黑色的，還有無色的汗水不知淌到那邊有多少了。別人看不出，他可看得出，也聞得出。在這樣的一個座位上耗去了他十幾年的歲月。他望望坐在對面的人，又是那麼一個年輕的傢伙。坐在對面的人永遠是年輕的傢伙，總是在換着，稍過些日子就換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可是一直守在這裏，像生了根，也許有那麼一天，被人連根拔下來了，丟到窗外去！

他的工作是簡而易舉的，這麼多年來都是如此。他可以不必再用他的腦子，他的腦子漸漸就長成扁平的了，沒有一點皺褶。他不再能思想，他只合做一個無聲無臭的小物件，永遠要仰起頭來看人。好像他還是一天一天地渺小下去，別人卻是無止境地向了偉大生長。

他把一張紙拿過來，每個字都在他的眼裏生了羽毛或是變了形態，他就即刻把那一副老花眼鏡戴上，纔看清楚了每個字。草草地讀過了一次；就翻開摘要簿，寫

下來年月日，發信人，和信中的要義。

這就是他的工作，正如同分工制下的一座機器，他只需要照顧這點小事，當着他妥善地辦完了，他就算是成功了。即使是成功了，所成就的也是平凡又平凡的事，做經理的人留他在這裏都像是爲了慈善的緣故。對了，除開這裏誰還會要他呢，他這個可憐的動物？他的動作和腦子都顯得遲鈍，又缺少決斷心，所以就沒有了自信。他懷疑自己，也懷疑別人；（可是他不敢去懷疑別人，別人都比他好，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記起來昨晚寫好的兩封信，就從皮包裏取出來。他沒有丟到郵筒裏去，就是因爲他忽然想起來裏面的信也許會裝錯了。

他一隻手拿了一封，眼睛看過來又看過去，腦子在思想着。可是這樣的思想顯然是沒有着落，他只好用裁紙刀打開。他十分小心地做着這件事，生怕毀了信封又是一筆損失。當着他如願地打開了一封，看到並沒有錯誤，額上滲出的一點冷汗纔消下去。他又仔細地封好，放在桌上，想着回頭僕役來收信的時候，就可以由他們送

出去。

坐在對面的人無心中瞟了他一眼，微笑着，他稍露了一點倉皇。他想着：

『他也許以為我用了公事郵票吧，並不是呵，我是昨天在家就貼好了的呵！爲什麼他一定要這樣想，自從經理說過節流的政策以來，我一分郵票也未曾用過。可是他爲什麼要看我呢？他簡直是懷了侮辱我的心，這個鬼東西——』

可是煩惱着他的卻是他無法證明郵票是在家裏貼好了的。他也沒有法子說明，他也不能用斥罵來表白自己。坐在對面的人雖然是年青的傢伙，難保不一下子就會跳到他的上面。

他就記得這個年青的副理在早就是他的副手。他的父親也許要他得點實在的經驗，就要他做那樣的小事；可是不久他就自費到美國住了兩三年，現在就成爲副理了。先後只是三年間的事，別人就有了那麼大的變化，他自己卻只是株守在這裏，一步也不會移動。

『那麼年青青的，能懂得什麼？生意之道又不同旁的，薑也是老的辣……』
他正自想着，僕役走過來了，站在他前面，和他說副理請他過去有事。

他低低地咳嗽兩聲，點着頭站起來。他就向着副理室走去，走到那裏站住了，用手指輕輕地敲兩下門。

裏面叫着的是他所不懂的英文，他知道這是允許他進去的意思，他就推開門。梳着光頭髮的副理正自低着頭不知道忙些什麼，知道他進來了，揚起頭看看，就連聲說着：

『請坐，請坐……』

可是這一間房裏就不見有可以坐的椅子和凳子，他也知道這不過是說說而已的事，就走到辦公桌的近前，必恭必敬地站立。

副理顯得十分對不起的樣子說：

『請原諒我，我就有一點事情，回頭再談我們的事。』

他站在那裏想着「我們的事」該是什麼事呢？該不是有一次爲了他愛人的父親的古怪的癖性，看重了中國的舊學問，要他代他用正楷作了一篇民爲邦本論的那種事吧？

副理的事做完了，把筆朝桌上一丟，搓着手站起來，卻坐到辦公桌的角上。

『望之不似人君……』

他在自己的心中想，可是他還是默默地站着。

『隨便一點吧，我們都是老朋友了，很早我就想和宋先生談談，真是沒有工夫。事情忙，真沒有一點法子！最近經理把人事科的事情也交給我，真是還得要宋先生隨時指教呢！』

說完了，哈哈大笑一陣，露出來兩排潔白的牙齒。他記得他那上排當中的一顆牙，因爲長得突出一點，就化了四十塊錢拔去了，纔換上一顆假的。

『您說得是哪裏的話，我是不學無術……』

他又得擡起一點頭來望着他，勉強地乾笑了一兩聲，隨着就覺得自己不該太放肆，立刻停住了。

『兄弟實在因為是在外國住了些年，中國的事情不大熟習，並不是說些客氣話。譬如在外國，因為商業情形不好，什麼都講合理化——』

『合理化——』

他覺得一點茫然，他的眼睛懇切地望了他，希望他能給他一點適宜的解釋。

『那就是，那就是要講求效率問題。對了，這完全因為經濟恐慌的緣故，——』
『效率問題——』

他還是莫明其妙地站在那裏，重複着這麼一個耳生的名詞。可是副理又繼續問着：

『你今年有多麼大——不，不，你今年有多少歲？』

『我還小着吶，我纔是四十九。』

「四十九？真不像，看樣子你像有六十歲了。對了，六十歲，多福多壽！」
副理不知道從哪裏得來了這句成語，就這麼不管不顧地用在這裏。

「可真沒有，副理！」

他恭敬地回答着。

「那也沒有什麼。還有，還有女子職業問題，和女子教育問題也是相輔而行的。多少女子都受了高等教育，一定也得給她們個機會來用其所學。所以，所以……」

副理顯得一點不安，他看看屋頂，又看看案頭上一張未婚妻的照片，就接着說：
「宋先生真該休養了，這麼大的年紀，這是人道的問題。我們實在不忍要宋先生這麼大年紀的人還爲這點小事每天奔波，那樣我們不是太殘忍了麼？」

這一節話，使他突然明白了一切的事，他像乘了高速度的升降機下去，他的心和他的身子都追不上那速度。他覺得有一點軟，可是他還強自支持着。

「經理先生說過送給宋先生三個月薪水的退職金，——不是，是休養金。現在

我立刻就可以簽給你。」

副理一面說着，一面敏捷地從衣袋裏取出支票簿，簽好一張交給他。

「這個月的薪金也在這裏面，那個新職員下午就來，請你幫幫她。你一定願意做的。你看，就是這個人。」

他說着，把案頭的那個女人相片給他看了一眼，他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是灰迷迷的一片。副理說：「請你接過去吧。」他纔伸出那隻顫巍巍的左手來，接過那一張紙。聽到了說：「請你回去吧，以後還盼你常幫我的忙。」他就轉過了身子，起始走着。

他的腿像是十分沈重，他的額上冒着汗，眼前只是灰濛濛的一片。他沒有話說，也沒有話好說了，他只是深一腳淺一腳地邁着，踏在腳下的不是地板，是棉花，是雲空，他好像要沈下去，沈到無底的深淵。他沒有法子再提起腳來，只能就沈下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沈下去，因為他已經全然忘記了自己。

亡鄉人

『真有點兒糟蹋人，這也算是包兒米？』
●到俺們家裏，要不長得像一根棒槌纔怪！……』

一面在啃着煮熟了的玉蜀黍，一面又不住嘴地叨嘮着。可是這間小小的房子裏，並沒有人聽着她，而且除開她自己坐在炕沿上倚着板牆，也沒有第二個人。

她大約是已有了七十歲上下的高齡，兩隻眼睛都發藍了。她的臉像是罩了一層乾豆皮，橫七豎八的紋路平平地鋪個滿，那幾莖疏朗的白髮，也正是到了不能使所有者增加美觀無作爲的時候了。卻又有三五根飄了下來，但是她沒有感覺到什

麼不便，就以爲不必掠到後面去。那油亮的頭皮，也正像一個老年的男人一樣，從後面看過來，平平坦坦的，有着那一方土地人民的顯明徵記。

她的嘴是乾癟了，牙齒想來不會遺留幾枚；當她說着話的時候，就有吃進去的粒子又滾了出來，落在炕邊或是地上，就着她的手所能拾到的仍然檢了起來，又放到嘴裏。在咀嚼的時候有着使人發笑的樣子，嘴是一努一努地；她已沒有能力用牙齒把食物磨成細粉，只是整個兒地嚥了下去。

她覺得口中乾渴，便倒了一杯水喝着，她把那未曾啃完的玉蜀黍放在炕桌上。可是她還是自語着：

『這個地方怎麼能還住下去呢，什麼都不濟！就說日用的水，又苦又鹹，難於下口！家裏那邊的井水不像是放了一包糖那樣的甜麼，到夏天，井水泡高粱米飯，够多麼香甜呵！還管保吃不壞肚子……』

她感嘆似地吐了一口長氣，放下水碗，就拿起煙袋。她還記得那隻咀子，是她出

嫁的時候她的爹特意給她買來的，只是在她的嘴邊，就是五十多年的歲月。所以那潤綠的顏色，是招着每個人的愛。她把那煙袋插到荷包裏，裝滿了一斗「關東葉」，就用洋火點着，叨在嘴裏抽着。

乳白色的煙從她的嘴裏和鼻孔裏噴出來，抽過了兩口之後，她用手按了按斗裏在燃着的煙。

在這時候她感覺寧靜了，她再不埋怨什麼，她眯着眼睛，適意地吸着吐着。

『到底還是關東葉，比別的不同哩！』

有一個時期，她缺乏真正的關東葉，說是運來非常麻煩的。到老了，卻受着東奔西跑的折磨，還連點家鄉煙也抽不着，着實是惹她老人家的氣了。但是這卻真是從關外帶來的，一點也不假，於是她覺得舒服了，可是她卻更殷切地想起了家鄉。

算了算，足有兩個半年頭不曾回家了！

她記得離開家的那天早晨，她是被迫着慌慌張張地奔到了車站，前一晚上的大砲和機關鎗，就是她那聾耳朵也聽見了。

『外邊幹什麼響呢——』她也是獨自坐在屋裏，悶悶地想着，『又不是過年，就是有喜事，也沒聽說半夜三更放砲仗呵！』

可是情形不對，後院的人雜沓地走出走進，住在對房的金桂的媽也不見了，她於是扶着門，探出半個身子叫着：

『三黑的媽，三黑的媽——』

住在廂房裏的孫媳婦也沒有答應，倒是睡着的未滿周歲的三黑哭起來了。她罵着：

『幹什麼去啦，沒有臉的賤媳婦，把孩子就丟在那裏也不管！』

正當這時候，住在後院的男人從門外跑進來了，她迎着問：

「外邊怎麼的啦？老周家的……」

可是倉皇地走着的人，沒有顧到她說的話，只含混地回答：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她一下就知道定然是有什麼事，可是別人故意不告訴她，她等着那個人跨進了後院的門，就罵出來：

「老兔崽子，活你媽拉個巴子的該，不告訴我也沒有啥……」

可是爲了洩出胸中的氣，她就扯起嗓子來嚷着：

「三黑的媽，三黑的奶奶，你們都死到那方去啦——」

刮着的風，迎着她的嘴吹過來，幾乎噎得她不能喘第二口氣。她看見北邊的黑天上發着光亮，還有着隆隆的聲音，也有如哨子一樣尖細的聲音。

她好像想起點來了，她自語着：

「這倒像是鬚子攻屯堡呢！」

就是在她五十多歲的時候，住在屯堡裏，時常遇得上過路的鬍子攻打，那時候她還硬朗地能自己也架一桿鎗，裝了子藥放着。她還懂得怕那鎗膛炸裂，放過一排子彈，便把鎗插到雪裏或是水裏去的事情。

但是鬍子敢來攻打這麼大的一個城，她想來卻是有點希奇的。想到現在再要她拚起鎗來，就有點爲難了。

這時候她就看到媳婦和孫媳婦一先一後地從後院的門裏跨出來，聽見嬰兒的哭啼，孫媳婦是三步併成兩步地跑進了廂房，她纔要向她們發作，媳婦就搶先和她說：

『媽，有人在攻打北大營呢，你老●看，火也燒起來了。』

她打了一個冷戰，順着媳婦的手看到了燒紅了半個天的火勢，她猛然地想起

●這兩個字，如北京話的「您」。

了她那當排長的孫子金桂，她知道他也是駐在北大營，她嗚地一聲就哭起來。

『啊，金桂還在那裏頭呢，金桂呵……』

站在她身旁的媳婦，突然也想起來她那親生兒子，隨着就放聲大哭。

可是風的聲音和鎗炮的聲音掩蓋了他們的哭聲，她們一步一步地移到屋裏，就倒在坑上哭起來。

『完了，那不用活了，金桂要是死了我們還靠誰……等着三黑長起來，八成把人都餓乾了……』

她一行哭着，一行說着，可是猛然地闖進來一個人，他們都又站起來，抹抹眼睛，看着這個人，這正是她們哭着的那個金桂。

他站在那裏喘着氣，他的臉色蒼白，他的軍服上沾滿了污泥。

『你怎麼回來了，你，你真有點教人猜不透呢，你回來了，呵……』

她們各自拉了他一根手臂，又哭又笑地說着。

氣。

可是站在那裏的金桂，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像一尾出水的魚，張大了嘴在喘着

『你要喝點水麼？你是跑了回來……』

『我回來了……』

他像是費了很大的勁纔說出這半句話來，說過後就一面解着軍服，一面向廂房跑去。

留在這房裏的她們，埋怨着長大的孩子不記着媽媽和奶奶，就只認得老婆了。她們可都是喜悅的，因為金桂到底是回來了。只要有了金桂，什麼不是有指望了麼？那鎗炮的聲音，和那漫天的火光，已經不像方纔引起她們那樣的恐懼來了。

一下子金桂又跳進來，他穿着便服，他手裏拿着纔脫下來的軍衣。

『媽，把這個丟在什麼地方好？』

『幹啥要丟呢？』她的耳朵這晚上好像也特別聰敏起來，卻搶着說。『幹點什

麼用不都是好的！』

『你老不知道，這留不得，讓日本人翻出來就得把我們一家子都逮了去。』

『那憑什麼？難說他們還不講王法麼？』

她幾乎變得有一點執拗了，本來也是的，一身薄呢軍服軍帽，還有皮帶外加上一柄「絕把子」，●總能值上幾十元的，那哪能丟呢！

『還有王法媽？我丟到旁院的井裏去好麼？』

『多麼可惜呵，我給你收起，要是他們問起來就說是我的，他們能把我老婆子怎麼樣？』

她用尖銳的聲音叫着，可是金桂等得不耐煩了，他就逕自跑了出去。

她還想跑兩步拉住他，一下更大的炮聲嚇得她呆定了，她也不說話，就木然地

●這只是東北土語稱手槍的同音字。

站在那裏。

三黑的媽也抱着還在哭的孩子跑過來。

『孩子餓了，幹什麼不給他一個「啞兒」？』

『他不是餓，成心磨人——』於是三黑的媽又將衣服解開，把乳頭塞到那嬰兒的嘴裏，可是嬰兒把頭搖開，還是哭。

『你老看看，這不是有點故意麼！』

金桂這時候又跑進來，他像已經滿意地做完了一樁想做的事情，心是塌實下去了一大半。

『是北大營讓鬼子給燒了麼？』

●乳頭。

●在東北，××人通常是被稱爲鬼子的。

『可不是，那麼大的一座營盤！』

他說着，嘆息着。接着又補了半句：

『鬼子把營都圍嚴了。』

『你怎麼跑出來的呢？』

『我們是衝出來的，要不斃在裏頭乾等着死，這一回，弟兄們足死了一半。我算是頂走運，沒有掛彩，我就一口氣跑了回來。』

『這下可平安了！』

她和金桂的媽同聲地說了出來。

『那也不見得吧，我們得走。』

『到哪兒去？』

『上關裏去，這裏我們不能住下去，我們——到天亮就得動身。』

『走……？』

這次她聽清楚了，這幾乎是比重炮的聲音還隆大地在她的心中響着，就說在這所房子裏她住了小二十年，她怎麼能走呢？

『要走你們走，我可不能走！』

她肯定地幌着她的腦袋，像雞拉矢似地把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那怎麼成呢，誰能放得下心？』

金桂卻有一點氣急了，他的臉就有一點紅起來。

『我捨不下，我不走。』

其實，這也是真的，她看着陳設在屋裏的器物，哪一件不是使她心愛的那紅漆

櫃子，由於她一天一天的擦拭，已經像鏡子那樣明亮了。那晶瑩透澈的大水銀鏡，裏面還掛了「吉慶有魚」的彩畫，幾乎像是她的命根子一樣咧，就是其他的一瓶一碗，一几一凳，哪一件不是經過她每日的摸索有着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四十年的日子？她要她一旦丟开了她這些心上的寶物，那是和要了她的性命一樣的。還有，院

子裏的幾口酸菜缸和「大醬」①。缸，多少千斤的白菜和豆子都在那裏面漬製成酸菜和「大醬」，真有與衆不同的佳味，那怎麼能使她捨得下呢！

「奶奶，還是走吧，到了那裏我們什麼不能買？要是不走，管保給鬼子知道，把我給殺了，還有誰來養活你老和媽呢？」

「你也不想想，我到了什麼歲數？你要我老了老的死在外處？我有什麼罪孽呵，死後骨殖也不能還鄉？」

她都像是有淚流出兩滴來，她低下頭去，拿手掌抹着眼睛。

「要走你們兩個帶着孩子走吧！我和老太太在這裏，也沒有啥要緊。」

一直沉默着的金桂的媽，這時候插了進來，流着眼淚的老太太，就頻頻點頭說：「好，就這麼辦也好，難說鬼子他們還吃活人？看看他們能把我老婆子怎麼

①這是一種異於任何種類的醬，以大豆製成，用生蔥和食。

樣！

她的老興頓然高起來，她想着就是死了也上不了多少當，她原是活過來了的人。

『那怎麼成？你老想，讓我帶着三黑的媽走，我就能走到了關裏我能放得下心麼？還有』他說着，頓了頓，『鬼子這回來可蠻了，只要是軍人的家屬他們就要捉去殺的。』

末了的這句話，顯然發生了效力，她就默默不說一句話，她心中在盤算；真要是給砍了頭或被打進了一顆子彈，那也是死後難得投生的。於是他就接着說：

『趕快收拾收拾東西，天亮那趟車我們就走。媽，你老把自己要緊的東西檢檢，要靈便點，不能多帶。三黑的媽，孩子哭就把他放到坑上好了。你也回去收拾一下，我幫着奶奶來打點。』

她們各自回到自己房裏，他就起始催促着她。

『天呵，這可該怎麼好！』她在心中暗自叫着。她的思路亂了，什麼都好，什麼都
有用，什麼她都喜愛。可是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不能都把它們帶到身邊。

外面的鎗聲還是爆竹一樣地響着，他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就氣虎虎地說：

『你老別不說話呵，真要等到鬼子來搜查麼！』

『我這不是查看麼，你看你那性子……』

她顫索索地摸摸這樣又摸摸那樣，她眼睛裏含滿了淚，爲了能使她看清楚一
點那些傢私，她幾次拿手掌把它擦着。

『我是招了什麼罪呵，招了什麼罪呵！』

她的心往復地叨唸着。她就爽爽快快地說：

『隨你的便吧，你看什麼中用，又方便的，就帶着吧，可是我得問你，帶不走的東
西存在那裏？』

『就託老周家照看一下吧。』

『唉，什麼時候纔得回來呵！』

她的眼淚索性流下來了。快活到七十歲，還要遭這麼一場大劫，真是，想起來人活着有什麼趣呵。

總算收拾了些雜物，把坑洞裏的現洋刨出來，分在各人身邊帶好，還請來後院周家的老夫婦倆，託咐一場，就出門趕路。路上是冷清的，沒有一輛車，他們是一步一步地挨到車站。

街上的景象是不同了，「鬼子兵」拿着明晃晃刺刀的鎗，隨便向着行人威嚇。一路上他們受檢查了好幾次。走進車站到處是擠滿了人。他們雖然買了車票，卻被安置在沒有頂篷的貨車裏。就是這樣，他們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得到可以容足的地方。別人都還可以過得去，這將近七十歲的老年人和那個不足一歲的嬰兒該怎麼辦呢？而且這不是短時間可以達到的行程，總要兩天一夜的時候。

擠在人中間的她呢，卻沒有想到艱苦的旅程；雖然人是多的，她並不知道要到

什麼地方，要用多少時候，她一步跨出了家門，就想到那個被遺留下的家，她是清楚地知道邁一步就更離家遠一步的。她時時都想要再走回去看一次，只是看看又能中什麼用呢？

因為是一直被這想念纏住了心，所以路上一切的危險都沒有使她驚懼，而且她也沒有覺得困倦，雖然是走的一條頗不近的路途。

火車蠕蠕地動了，她吃力地翹起腳尖來，向着來路的方向望着，她想望到她的家，她那幾間房子，和那些如老朋友一樣的器物。可是那邊只昇起來一片烏黑的煙，像潑在水中的一碗濃墨，自由地，蜿蜒地捲到天上去。她搖着頭，機車冒出來的煙夾着細小的煤屑，因了風的力量也頗強硬地打在她的頭上，她就不得不縮了頸子重坐下來。

不管怎麼樣，他們居然都平安地被運到了北平。在店房裏住了兩天，才搬進了租住的三間平房。房子雖然這樣少，也顯得十分空空的，於是她又想起那些遺留下

的器物來。她想如果都搬了來不是好麼！

纔住了沒有幾天，這個生疏的地方就引起她的不滿。她的性情變得煩躁了，也比從前絮叨起來。每天她要不停嘴地嘟囔着，因為她永遠在想念舊地，就更覺得北平這個地方是一天也不可以住下去的。無論說到什麼，她都要帶上一句：『比起咱們家裏，還差得多呢！』

她要說：

『熱又熱不煞人，凍也凍不煞人，還算得起是一個好地方？到了咱們家裏，冬天真得冷出一個樣子來。就說那大雪，過了九月九就下，趕巧就能沒了人那樣深！電線桿子啥的，把電線都給凍斷了！』

『就是狗，也不如咱們東北的！縮頭縮腦，壓根兒也不敢下嘴。咱們的狗，到了半夜撒開，準保沒有錯。誰敢來！碰上了要不給撕亂纔怪！』

因為說到狗了，她就想到了臨行時還鎖在傍院的一條大黃狗。她想牠也許餓

死了，要不然就給他們剝了皮吃了肉。於是她又後悔沒有把牠帶了來。

來到關裏的金桂，投奔了從前的官長，總算是幸運，每月還能領到一份打了折扣的餉。這事被她知道了，她就說道：

『怎麼的也是住在家鄉好，這年頭咱們東北人不「打腰」了。到處都挨人家「熊」！』

還不足兩年的時候，金桂就丟了他的差事。他哭喪着臉走回來，一家大小五口，無親無故地，怎麼能活下去呢！

在這愁苦境況之中，她突然想起來了，便說：

『我們回去吧，幹啥一定要在這裏住下去呢？家裏有房子有地，什麼又都齊，

① 東北土語，有得意的意思。

② 受欺負的意思，這是譯音。

全……」

金桂繃着眉，搖了搖頭。

「那不是自己投上死路麼！」

「誰跟你說的？」

「管怎麼說，我可不能回去！」他肯定地說。

「憑什麼你犯這股子死心眼？」

「那是「××國」了，我不能回去！」

「哪兒不是一樣吃飯，犯這股子牛勁幹啥！」

「你老懂得啥，你老不知道有多大的干係。」

這可惹起了她的怒氣。

「我不懂，吃鹽也比你多吃五十年！這年頭是改變了，上年紀的人都不如你們年青的，我是看透了，我這一把老骨頭準算回不了家園。想不到我活了七十歲，我：

……我要死在外邊……」

她哭了起來，流着眼淚和鼻涕，其他的人都過來勸解，可是她好像有滿肚子的委屈，沒有法子洩得完似的。

金桂只有嘆息着出去了，金桂的媽數說了一大堆金桂的不是，三黑的媽也說三黑的爸爸太不懂好歹，要奶奶生氣。乖巧的三黑，雖然只有三歲，就用小手拿了一塊糖放到她的手裏。於是她笑了，把那塊糖放到嘴裏去。

可是她心裏還是難過的，她裝了一袋煙，叼在嘴中抽着。要不是一家人都靠他吃飯，她就會把什麼樣狠毒的話都咒罵出來。

緊接着過了一個月，三黑的媽難產死了。於是她又找到了機會，和他說道：

『還不走麼，你總要等把這幾口也死得一乾二淨？』

『到哪裏去，我們已經沒有家了！』

『自然是回關外哪，關外有我們的家。』

『那不是我們的家了，那是××人的天下，咱們怎麼能回去？』

這時候爬上了他的膝頭的三黑，哭號着問他，『媽媽到了哪去？』

他心中也覺得十分酸楚，拿手摸着孩子的臉，那張小臉近來也瘦得有點不像樣了。

『媽媽回家了。』

『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孩子還要哭着叫着，他的眼淚也打腮邊掛下來。誰不在思念自己的家呢？每次

老年人提起家來的時候，他的心也未嘗不動，他想起那從小長大的地方，忽忽已經離開兩年了。他也願意回去看看，看看他走了之後那邊有什麼變遷？可是他想那地方總得要再歸了中國纔成，他是中國人，他不能忍受被人稱做「××國」人的恥辱。他一天一天地切盼着，卻只見自己人醉生夢死地活着，而××人那一面，卻接連

地佔了錦州，攻下了東八縣，還奪去了熱河。回家的指望是一天一天地少了，他自己呢，是丟了差事不算，近來又死了老婆……

『等等吧，三黑，早晚我們是要回去的。』

『小孩子能等呵，我呢？我是就要死的了，你估算一下，我還能在上活多少年呢？』

她又難過起來了，可是這一次她覺得犯不上和他再說什麼，就獨個兒走了出去，站在院子裏，眺望着東北方的天空。那邊正鋪着稀疏的白雲，但她那雙有點模糊的眼睛，卻將它們幻成了一人多高的待割的高粱稈子。她笑着，知道那一角的天是掩覆着她每日思念的家園的。

金桂也抱了孩子出來，看見她呆呆地立在那裏，便問道：

『你老在看什麼？』

她好像沒有聽見，仍自立在那裏。金桂就走到街上去，給孩子買了一塊烤山芋，再回來的時候，還看見她站在那裏。她看見拿在孩子手中的山芋，便又感嘆地說：

『咱們家裏的地瓜●纔又甜又好呢！』

她不說別的話，就又回到她的屋子裏去了。

每次碰到一個纔從關外來的人，最多話的就是她了。她幾乎想用鼻子來嗅嗅來人的衣服，或是要別人把腳揚起來，看看沾來的泥土。她知道再說回去也已沒有用，她只能思念着探詢着家鄉的風光。她要問到酸菜賣多少錢一斤，秫秸賣多少錢一網，黃土●賣多少錢一車。他要問到山裏紅●和榛子的價格，還要問到新葉子的

●即山芋，是東北土語。

●在東北，黃土和煤是一種燃料。

●即山楂。

收成。若見更相熟的人，曾經到過她家裏去的，她就更殷勤地問着來人，自從她們來到關裏以後，再到她家裏去過沒有。她還要問到她那幾口缸，那木櫃，那捶衣石。（她一定還會告訴他，那方捶衣石也是她用過好幾十年的。）她又要問到那條狗……只要來人不馬上就走，她的閒話是永遠沒有完的。

到晚上她就能有許多夢，她夢到了家園，幾乎像孩子一樣忽哭忽笑地又走向她那間屋子。那些器物都像和她隔了許多年的老朋友一樣，問着她的好，她的心爲快活塞滿了，她只重複着說：『到底我回來了，到底我回來了！』因爲過於喜悅，她就會醒轉來，這才知道那不過是一場夢，立刻她的心就又空了，她在枕上翻着身，枕頭上濕了的一大片，使她枕到上面的頭皮覺到涼陰陰的。

可是近來她的心又安下一點去了；金桂又有了新的事情做。這事情好像比從前的還好一些，因爲他有更多的錢拿到家裏來，當她問到了的時候，他就答着：

『這會咱們合夥做起買賣來了。』

『你從哪裏來的本錢呢？』

『也用不了多少本錢，』他又說。『有兩三個朋友一塊幹，一個人拿出點來也就行了。』

不管他怎麼樣，家裏的用度比從前寬綽了卻是事實。但是有的時候他卻是幾天也不回到家裏來，她就唸叨着：

『死了老婆他就忘了家呵，遇上合式的，再給他說上一個填房也好。』

一想到填房，她就想到了無論如何也要一個同鄉。她不能要他娶了別地方的女人。她看不過眼。

可是提到這事的時候，他就表示不願意。他說這一兩年內還用不着一個女人，等過些年，事情好點，再娶也還不遲。

其實她一心想着的還是要有那麼一天回到家鄉去，她總還是不願意住在這裏。別人就對她說：

『當初帝王都住在北京，你老人家爲什麼還想回去呢？』

『帝王住過也算不了什麼，黑土地有什麼希罕！』

她更可以告訴人，說她的家鄉是帝王的發祥地。她說那邊也有琉璃瓦的金鑾殿，還有東陵和北陵，那裏面埋了帝王的祖先。

『要說到帝王，我們那邊還得佔先一籌吧。』

可是她也知道，管說什麼都沒有用，她沒有法子回到家鄉去。

這可是一個好天，抽完了那袋煙，在炕沿上磕去了灰，她就自語着：

『到大街上「賣個單」^①吧。』

她就又裝了一袋煙，從屋子裏走出去。那時正是春盡夏初的日子，並不十分熱，

① 卽開囑之意。

也沒有風。她擡起頭來望着天，天是透藍的，沒有一絲雲彩。她用遲緩腳步挨出家門，順着牆根走盡了這條短短的胡同，她就站在大街的邊路上了。街上的人很多，甚至於比她所想念那地方街上的人還多。（這一點，若是爲人問到的時候，她也不會承認。）街旁列着無數的浮攤，有賣鮮果的，有賣磁器玩具什麼的。這使她想起在家鄉那邊逛果木市的情景來，只要一過了鐘樓，不就得人挨人麼！這裏的人呢，倒也不算少，亂雜雜地走過來走過去。他們是年青的，至多是中年的男人和女人。她望着每個從她面前走過去的人的臉，別人也像在望她，覺得這樣老的一個人佇立在這裏有點不襯合。

汽車捲了一陣風打街路上駛過去，店舖裏有的裝設着收音機，散出來各樣的曲子。有許多人擠在那前面聽着。不只是在那一方，街傍也站着不少的人。

她心中有點解不透，難說這些人是成天價都在街上的？她想也許有什麼「出會」的熱鬧，她就找到可以靠靠身子的牆下，站在那邊。

微微的一陣風吹了過來，她眼裏就不覺流下眼淚，她用手掌在上面擦着。遠遠有軍號的聲音起來，傳到她耳中的時候，她就知道那是馬號。行路的人也停了腳，朝着有聲音的那面望去。

過了一會她也看見了，前面緩緩走着的是一列馬隊，後面隨着兩輛或是三輛的做車。車上面站着人，第一個的胸前還交叉着耀眼的紅綢。

『這是「大差」』呵，放着安善良民不做……』

她喃喃地在嘴裏噤咕着，她也向着那面望去。尖厲的馬號聲之外，她還聽到翻山倒海的喝彩。

『我就是張永貴，張五太爺，我搶了前門大街的銀號，我還打死了兩個警察。衆位看我是人物字號，捧我一個！』

●被殺頭或被槍斃的，叫做「大差」。

第一輛車上綁着的一個長滿了橫肉的漢子，這樣大聲的叫着。於是圍看的人們果然就又齊聲叫了一聲好。

『多謝衆位，咱們二十年後再見！』

跟在後面的第二輛車也過來了，那上面的漢子，雖然也大聲嚷着，卻顯得那麼空空的沒有氣力。他身上沒有披紅綢，是打赤膊的，別人雖也對他叫好，卻還不如方纔那樣大的氣勢。

第三輛車上的犯人幾乎是軟癱了，兩個警察架着他的臂膀，勉強將他扶住。他的頭低低垂着，臉色黃得像陳死人一般，嘴唇是鐵的顏色。背後的招子，也溜到下面了。

看熱鬧的人們哄哄地嘩笑着。

這景象像一陣旋風似地纏住了她的心，她從裏面起始打起冷戰來。她急忙擦擦眼睛，挪動着像已經生了根的腿，拼命睜大了眼睛。她的心抖得像寒風吹着的破窗紙。她的手突然涼了，腳也突然冷了，——

『金……桂……』

這一聲是她拚了所有的氣力叫出來的，她的身軀隨着撲了下去，她的頭觸在石頭上，流着血。

看熱鬧的人都轉過身來看這枝節的新聞。那個綁在車上的人，什麼還沒有聽見，仍然低垂着頭，一動不動地，聽憑車輪向南載了去。

對於這個城，七年的闊別是一個很長的時期。本來有着儘可能再也不把腳步印在這個城的路上的心念，不知不覺地像是有更大的力量推動了我，突然想到來了，就在所有相識者的驚訝中倏地來了。

『呵呵，真想不到，忽然就來了！』

『自己也沒有想到呢，原也是沒有法子想的事。』

於是相識的人們睜大了眼睛望着我，想從我的外形上看出些什麼變化來。這是一眼就可明瞭的，比起七年前，我是老了，我也是沉默些了。

『我們時常想到你來，就是昨天晚上我還夢見你來了，真的你就來了！』
一個更好的友人興奮地說。他永遠是年青，快樂，他還有一個好妻子。

『母親故去了，就再也沒有人牽記我。此心到處都安然，——此心到處不安然；可是我，——我就來了。』

爲了別人的快樂家庭，我就不再說下去。

許多天來只有在他們的家中我是高興的。我們相識十幾年了，我們引用着往日的記憶談說着！我們踏着過去生命的足印，於是我們就又走向無憂無慮的生活中。可是當着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清楚地看到這個城是變了，有的地方使我尋不出變換前的痕跡。

我該怎麼樣來說呢，我所看到的是更高的建築，更趨時尚的一切享樂和一切設備；可是我知道的是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更多的盜賊和自殺的人。因爲生計的困難，每個人都違心地做出笑臉來；在心裏，也許深蘊了更大的苦痛。

一條最繁盛的路，（那條路好像是用黃金堆起來的，）許多房子空着，灰塵掛上了大的玻窗，照了實際的商業原理上來說，那所在有許多優點的；可是沒有人填

滿了那房子去經營，一任它淒涼地荒蕪在那裏。

入了夜，教堂的頂上也有霓虹燈明起來；那是紅色的，中間是一個十字架，左右寫了「信耶穌，得救主。」下面播音擴大器正自把聲音傳到堂外的路上：

『……你們如果不捐錢給教堂，你們是不得進天堂的，上帝也不會救你的……』

這是每個人也知道的事實，有酬報纔能有服務，在這樣的年月，好像更是不可破的真實。

未曾變更的卻是那陰霾的天，因為是春天，下雨的日子更多。明明是爽晴的天，一刻間就鋪滿了雲，雨也隨着落下了。下了雨，天就涼起來，一兩天間氣候上的差別高於二十度並不是一件可引以為奇的事。

迎了我所住的窗口，是一面高高的灰牆。好天的時候，覆蓋着藍藍的天，使我想起來西班牙的堡壘；陰天的時節，灰雲接了灰牆，再也沒有其他的顏色來到眼中。

下着雨，空中有了多量的水氣；牆壁上，鐵器上，……都附着細小的水珠。好像也浸進了我的心，我的心覺得潮溼，沉重，像是再也不能自由地呼吸一口。我打開了窗，只有細細的雨絲飛進來，我只能又迅速地關起來。

『這樣壞的天，這樣壞的天……』

我失望地叫着，可是沒有一點用；天仍是用那灰灰的臉朝了我，不顧我的喜惡。那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看天色卻像十分晏了。我躺到牀上，我不能睡；坐在桌子的前面，我沒有心緒看書，不能寫字也不能思索。我不能解釋幾年孤寂的生活爲什麼還不能使我的心完全安下來，像早已失去了青春的老年人一樣。

在那斗室中我起始了徘徊，（說是斗室，並沒有多麼大的誇張，那間房子放了一張桌和一張牀就再沒有多少空餘的地方。）徘徊是我舊有的習慣；可是當我只走過兩次，我就又感到無望了。只要兩步我就要立刻收住我的腳，不然就是那白白的牆壁會打到我臉上。它們靜靜地立在我的四周，看着我，用它們那平板的臉。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窗外更大的雨勢也不能阻止我，穿起外衣，帶了傘，就急忽忽的跑出去。

我順勢推着門，那扇門因着風勢響了一大聲就關住了。我滿意了，我知道一定我的嘴角上浮出微笑來。我把那間平板，使我得不到一點自由的房子留下了。

我走下樓梯。每次到街上去，轉來轉去，我要走完五層樓的梯階。若是有人能從屋頂上透視下來，那將是一幅有趣的圖畫，正像一隻小動物一樣，在不大的底面上繞行。

纔踏出一步，雨就撲到我的臉上，我急急地張開傘，腳也就踏到積水的路上。

『到哪裏去呢？』

一面行走一面問了自己，我就想着我是爲什麼走出來的？我想到些什麼該做的事？一切都成爲茫茫的，傘上的雨點引去我大半的注意，我歡喜那聲響，這麼許多年了，一直都是如此。雨水也許透了我的鞋子，我的腳覺得一點濕寒；可是不能決定

行止使我的心焦灼。我緩緩地走着，迎面走來了另外一個撐傘的行人，我把自己的傘低下一些來讓過他，我仍然走着我的路。

一個年輕的女人超越了我，她一面理着頭髮，一面望了我用我所不懂的語言嗶嗶地說着。我不知道我怎樣着惱了她，我也不知道怎樣去使她消下怒氣；但是她匆匆地走得遠了，我那一點小小的聰明告訴我也許是我的傘邊碰到她的臉或是她的頭髮。

我沒有法子去說道歉的話，她已經是望不到了。我仍是獨自繼續我的路，我的心還是沒有定下來。

走到一個橫路的口上，我停下來。我看看立在那裏的路牌，這使我記起了些什麼，我取出袋中的記事冊，在那上面我找到了一個友人的住址，他正是住在這條路上的××里的。我想我可以去看看他，我們這幾年沒有見了，也不會通信。他是一個好人，在大學的時候我們是同學。

轉進這條路，我就迅速一點地走着。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了，我的心就不像先前那樣無定，而且友人所住的地方我是早去過的，不致於像尋找一個新的地方那樣小心。

不知不覺地被我走盡了這條路，不知在什麼時候把那條里疏忽過去了。

『這怎麼會呢？我真是一個沒有用的人了！……』

我搜尋着我的記憶；我記得那條里是十分整潔的，地上是水門汀的路，有看門的人，面生一點的人走進去都要問一聲。可是這一路走過來雖然沒有仔細地看過，卻總也沒有看到一個相像的里口。

『難說我走錯了路？』

我重新取出我的記事冊，仔細地看着；我再看看路這端的那個路牌。我知道我並沒有錯。可是我沒有尋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無可奈何地我又折回去走。這一次我十分小心地看着每個里口。我擡起頭望

着上面，終於在一方成衣店招牌的半遮情況下，我看到了那個里名。我低下頭，就看到塞在這個里口的有一家小煙紙店，對面還有一個縫舊鞋的皮匠。這時候一個人正在和那個皮匠爭吵。好像爲了兩三個銅元的事。

『……你怎麼能賴我，說好了價錢還要多討，真不規矩！……』

『……我會賴你麼？在這裏我做了三年生意，明明說好了二十個銅板，你只給我十八個。』

『好了，好了，馬馬虎虎多給他一點就是了，這年月生意人也着實是不容易呵！』
別人在這樣說着。我在人羣中擠過去，顛起腳尖來看到那個漲紅了臉的皮匠，還有那個架了眼鏡的人，瘦瘦的臉是更蒼白了，氣得有一點說不出話的樣子，還在掏着衣袋。

『其實多給他兩個也算不了什麼——就是，就是……』

我已經走進去了，就不再聽見爭吵的聲音。路面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平坦，在風

雨和人的踐踏下，光滑的表面失去了。那上面積有泥土和污穢的雜物。垃圾箱開着木蓋，裏面裝滿了，傍邊還堆積起來。雨水沖下來，發着臭氣的水從下面流出。

轉進有着友人住處後門的那條小徑，突地一扇門開了，一個男人撞到我的身上。他連忙匆促地說着抱歉的話；可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趕到後門，叫着：

『你，你找不到事就不要回來！這麼大年歲了，沒有一點用，我替你養你的妻兒，你還要我來養，成天懶在家裏，那怎麼辦，那怎麼辦……』

那個年青的男人沒有說一句話，默默地在雨中走了。那個老年人在門口望出去，望着他的背影，他還在喃喃地說：

『……我可怎麼了，我怎麼支得起！早晚有餓死的一天，全家大小，一個也剩不下！』

可是這個老年人是那麽殷殷地望着，我還看到了他那雙發着亮光的眼晴，他還冒了雨點趕出去幾步。他的腳步十分不穩，他不再發聲斥責，從他那門口裏，我

聽到女人和孩子的哭聲。

一切的景象使我不能忍耐，我就急急地朝前面走去，終於到了我所找尋的門前，我就掀着那失去了木蓋的電鈴。

過了兩分鐘也沒有一點聲息出來，我想是也許他早已搬了家，房子空起來；可是我還是有一點不甘心，我就用手掌打着。

裏面有答應的聲音了，這聲音對我很熟習，只是顯得老一點，弱一點。我就告訴着我我來了。門立刻就拉開，一隻手熱烈地抓着我的手，用力地搖着，使我感到一點疼痛。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什麼時候來的？』

『沒有幾天，以爲你會搬到別的地方去了，沒想到你還住在這裏，怎麼樣，你近來好麼？』

問過了這句話我就擡起眼睛來望着他。着實地使我驚訝了，這幾年中他老了

許多，他的臉色是黃而白，嘴唇的上面正冒出鬚尖來。他那一向整齊的頭髮也亂了，上額和眼角堆滿了縐紋。他的背也稍稍彎下一點來，人是瘦下去。藏在眼鏡後面的眼睛，更是清晰地看出那大小的差別來。他的眼睛呆滯了，好像活過這麼些年已經是看得太多了，覺得太疲乏了，它們需要着永遠的休息。事實上還是不能休息，只能不得已，困憊地張開來望着一點也不能引起興趣的這個世界。

『好？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什麼事一眼你就都能看到。』

他說着，讓過我去，關了門。這所房子我是來過的，不用他的指引我就能走進去；第一腳我就踏到軟軟的什麼上面。

『喂，小心點！』

他看到我稍稍不穩的身子，就叫出來。我低下頭去，就看到一堆雞毛還有紅的鷄血，纔爲我踏過。

『我還沒有收呢，真麻煩，一個家……』

我把濕傘掛在門後的鐵釘上。就走進那個客堂。一股像霉濕的氣味立刻撲入我的鼻子，我停了停腳，纔邁進去。

『你沒有聽見電鈴響吧？』

『電鈴早壞了一年，沒有人去修理，——好在也不用修理。』

『那麼別人來看你不是不大方便？』

『也沒有多少人來看我。』

他淒然地微笑，在那裏面是蘊了無限的意味。我已經看出些什麼，可是我不願意提起來，我就隨了他走進那間凌亂的客堂間。這房子我熟習的，當他纔租下來準備結婚後居住的時候我常常來過。那時候是他一個人住在裏面，房子和人都充滿了朝氣。我還時常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一個人住到裏面就會十分滿意了。

可是這一次爲我所看到的遠不同了，窗下的長沙發雖然還放在那裏，上面的布套已經泛了色，一半爲一個孩子睡在那裏佔據了，另外的部分很清楚地看得到

塌陷下去。在靠背那裏還放了兩三方嬰兒的尿布。一張方桌堆滿了什物，像是再把一根針放上去也不可能的。有一張椅子缺了隻腳，靠牆立着；還有一張上面放着碗筷，好像午飯後就沒有收拾。壁上還懸着結婚時的喜聯，那上面蒙了一層塵土，下面還有孩子畫上去的字跡。牆角有一只衣箱，正打開來，裏面凌亂的不知放了些什麼。地上橫七豎八地擺着孩子們破爛的玩具，一隻公雞正昂首闊步地在地上走來走去。

我想得到他的心一定是在極度的不安中，他首先用低噓的聲音驅出去那隻雞，把門關了；然後纔發覺到這間房子的光線太暗，就走到窗前拉開那深色的窗簾。當他纔拉過去的時節，就有細塵飄飄落下，那窗簾像是從關起來就未曾拉開過。

他好像稍稍鬆下點心，拍拍手掌，可是又發覺我還是站在那裏，他就想了一下，終於把睡着的孩子抱起來，讓我坐在孩子睡過的地方，他自己就坐到那塊塌下去的上面，仍然把孩子放在他的膝上。

那孩子一直也沒有醒，使我覺得一點奇怪。

『真亂，一點法子也沒有，——』

回答卻使我爲難了。在我們的中間一向是不用虛假的言詞；可是我真的就說這房子像他所說那樣他一定更覺得不安。我只得唔唔地隨聲應着。

『你有幾個孩子了？』

『兩個，還有一個小的，有一個娘姨帶，我實在是沒有法子辦了。』

『你的太太呢？』

『她——她病了。病了八個月，還睡在上面，等一下我可以陪你去看看她。』

『好，我該去看她。』

『她知道你，她知道我們相熟，可惜她不能起來。』

『八個月一直睡在牀上？』

我露了一點驚訝的語氣問着。

『是的，而且她的病不會好。』

他說着頭低下去，他那亂髮正遮住他的臉，我想得到他是十分傷心。

『不要相信醫生，醫生不一定可靠。』

『不止一個，許多都這樣說。』

『那是什麼病呢？』

『癌症——該死的病，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法子醫治的病！』

他提高一點聲音，睜大了眼睛，好像要把不能抵抗的惡運抓到手中毒打一頓似的。

『——可是她不知道她病得這樣可怕，我瞞着她，從去年我就告訴她春天來了她就會好起來，她每天都盼着能下牀。』

『一個等待着死亡的人——』

我自己在心中說着，我就後悔爲什麼要答應到樓上去看她。這是一件殘酷的

事——天的殘酷，它自己放出無比的力量，要人來忍受，觀看，記在心中；也要清楚地記着：人力時常是無能的！

我們都沉默了一下，接着他就說到關於我的事，他問我到這個城是不是預備長久住下去，要回去呢還是到別的地方去。

『在這裏我不會停過一個月，我還要走到遠遠的地方。』

『到什麼地方？』

『我還說不一定，也許向東去，也許向西，好在我這沒有家的人——』
他立刻岔斷我，問我爲什麼說是沒有家的人？

『我的母親故去了，我就算是沒有家！』

每次提到母親我的眼睛立刻就要濕潤，這一次我還像爲另外的事所打動，我的眼淚竟然淌出來了。我記得我的母親就是爲這病症和我永離了。

他擡起眼睛來望着我，呆呆地像是找不出一句適宜的話來，他真是成爲有點

癡了，從前的輕快舉動都不知道到哪裏去。

我默默地用手絹擦乾了眼睛。

『自從妻病起來，我就失業了。』

『那是說你八個月沒有做事情？』

我驚異地問着他，我知道他的家沒有多少錢給他，而且他這幾年也不見得怎樣如意。

『對了，八個月，也許還多一點。』

『你從前沒有點錢存起來麼？』

『稍爲有一點，早就用完了，你就想不到醫藥費用去多少。』

『醫生不是說過沒有法子麼？』

『藥還得要吃，每次她總那麼熱心吃藥，她迷信着藥會使她好起來，明知道這都沒有用，可是我也不敢告訴她。』

『這樣對病人也許好點。』

『有什麼好壞呢，日子是有限了。說起來固然是，誰活在世上都有死的那麼一天，可是她還年青青的，她不該死得這麼早！』

他憤慨地叫起一點來，他的臉苦痛地扭着，他的拳頭在空中用力地揮了一下。那個睡着的孩子爲他驚醒了。

孩子不情願地抬起頭來，在微弱的光線中我看見那張瘦小的臉，他很像他的父親，他的嘴裏發出唔唔的聲音。

『不許哭，有生客在這兒呢！』

這句話好像有一點用，他呆呆地望了我一下，就勢又乖乖地坐在他父親的懷中。

『這就是你們第一個孩子吧？』

『是呵，我記得有像片寄給過你。』

『對了，有像片，那時候纔生下三個月，不過——』

『不過不是這副可憐相，對不對？你還記得我在那張相片的背後寫了許多字，抱了大的希望，沒有想到只是這幾年，就把孩子養得像要活不下去的樣子。』

『現在你也看不出來什麼。』

『唉，』他絕望地搖着頭，『萬一他的母親——』

他突然頓住了，他的嘴唇微微地抖着。我清晰地看到了嵌在他眼睛裏的兩顆大淚珠。想解過去他的悲傷，我就說：

『我們去看看她吧。』

『好，好——』

他一面說一面站起來，把孩子放在椅上坐了，他在一張方桌上翻開凌亂的什物。找出一個小座鐘，就說：

『再等一等吧，只要五分鐘就可以了。』

『這是爲什麼呢？』

我心裏想着，可是並沒有問出來，他好像從我的眼睛中看出我的疑問來，就和我說：

『你還不知道，每天我都是這個時候纔到上面去看她，好像纔從辦公的地方回來一樣。她還不知道我沒有職業，她是個病人，病得那麼重，實在不能再擔這份心了。』

他說完了就逕自在立鏡前梳理着頭髮，穿起牆上掛着的長衣，還穿好了鞋，極力地做成他是纔從外面走回來的樣子。

一向斥責欺詐虛偽的我也只能噤然地等候着了。

雨像是停下來了，落日的餘暉在牆上迴蕩着，房裏也顯得稍稍亮起一些來。

他在前面，我隨了他，爬上了樓梯。他把腳步放得那麼輕，我也不得不提着腳，生怕發出微小的聲音來。

到了三層樓，他輕輕地敲着房門，一個老婦人開了門，讓我們走進去，她自己卻走出去了。

這一下就驚住了我，和下面完全是兩個世界。紅紅的陽光正裝滿了這房屋，一切的陳設都發着亮。瓶中的花枝正自得意地展放，一點沒有受到這個寒冷的春天的威脅。所有的陳設都十分恰當地放在那裏，從來也沒有忽略過。在牀上，一個女人躺在那裏，她是十分蒼白，可是十分美麗。她微笑着，她的一雙大眼睛發着光輝。

『這是××，你不記得我們時常說起過的麼？』

『我記得，』她的聲音很低弱，爲了表達她的意思，她還點着頭。『不是住到××麼？』

『我纔到這兒來，還沒有幾天。』

『請坐吧。』

她說着，從被下伸出手來；那隻手是可怕的白而瘦。好像在她的身體內，已經沒

有一滴血液。

『你今天好點麼？』

『好點，天真不大好，我真擔心你走回來的時候要澆雨呢！幸好現在晴了，你看這太陽多麼好！』

『不要你擔心我，我不會被雨澆的。我纔回來他就來了，他也是早就知道你，他特意來看看你。』

『那真感謝！』她朝着我又說了這一句話，接着說：『今天我很高興，一天的陰雨，到了還有太陽出來。』

『就像你一樣，不久你就能好起來，比以前的身體還要好！』

『是麼有這樣的事麼？』

她好像又是朝着我來說，可是那時候我不知道被什麼思想佔據了我的腦子，正自呆呆地在那裏出神，猛然驚覺了，就急急地回答：

『是的，是的，好起來一定比從前還要強壯。』

她高興地微笑着，在那笑容的當中我尋出來她的願望和她的感激，還好像說着：

『總得有那麼一天，我不是安心地躺過這麼些日子了麼！』

可是我的心卻更是苦痛，我後悔我的來。怎麼能面對着一個只能活到數得過來日子後便要死去的人一點也不露神色呢？我知道我的臉也許白了。也許紅了，我的心在急促地跳，我極力想使我的呼吸平勻下去，可是我失敗了。雖然我是靜靜地坐在那裏，我卻用了極大的力量，我好像在和我自己鬭爭。他們的話我再也聽不見，來到我耳朵中的只是一片嗡嗡的聲音。

『你瘦了，——』

當着我的心稍稍靜下去一點的時候，我就聽到那低微的聲音這樣說。

『——你一定是太累了，你該請兩天假休息休息。』

『我不累，不久就要放春假了，有三四天呢。』

『那才好——你看，你怎麼不招待客人？』

她一下注意到我，就這樣和他說，我急急地說：

『不用來招呼我，我能招呼自己。』

『我們是老朋友，』他一面說一面走過來，打開抽屜拿出一盒糖，『隨便吃點吧。』

我微笑着，檢了一塊放到嘴裏；可是我覺不出一點滋味來。我只呆然地坐在那裏，我不知道該把那塊糖放到那一部分纔好。我時常想着我是來看一個病人的，一個只有死亡的一條路迎在面前的病人，我該對她說些什麼呢？

『說話不覺得吃力麼？』

『不——太多了自然也有點難過。』

『不能看點書？』

『看不下去，躺了這許久時候，頭像澆鉛的了。』

『病是需要耐心來克服的——』

我像抓得了一句十分聰明的話起始了。

『——不要着急，也不要動氣，自自然然就容易好起來。我的一個弟弟躺在牀上過三年過後起來了，比先前還要好。就是這樣子，你，你，……』

忽然我不知道我該說些什麼好了。那時候我氣惱我的愚笨，我十分氣急，我想得到那個做丈夫的人正在一傍爲我抓一把汗，他一定擔心着我說出什麼不宜的話來。終於像經過了千辛萬苦而望到陸地的航海者一樣，我接下去我的話：

『——你覺得疲倦了吧？』

『不，不……』

她微笑着回答我，這更窘住我了。我實在不能忍受了，我急於想離開這裏！可是她不給我離開的機會。我不應該使她要我再坐下去，可是我好像要哭出來。

『到時候了，你該吃點藥。』

他說着，把桌上的藥瓶拿起來，倒在一只小杯裏，另外的一只杯裝滿了開水。她的頭側過一些去，他是十分熟練地把藥順進她的嘴裏。她繃着眉，好像忍不住那苦味還打了一個寒戰，終於嚥下去了，急急地接過水去嗽着口。

在她的和他的眼角上我都看到兩顆淚珠。我自己的眼睛也覺得一點酸，我趕緊低下頭去。

『下次我告訴醫生吧。不要用這樣難吃的藥。』

『別那樣，難吃的藥纔治得了病呢！』

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站起身來轉向窗口，我望着窗外的景物；可是所有爲我望到的，都加上了一層模糊的輪廓。我默默地站在那裏，任着我的眼淚乾了，纔又轉過身來。

我仔細地看着我的友人，在這間房子裏他永遠是笑着，從來也不繃一縷眉尖，

他十分快活，也十分年青；使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他那愁眉苦臉的樣子和悲憤的神態。他那好興緻勝過他真是年青的時候，在他的病妻的面前，他永遠做成幸運兒的樣子。當着她苦痛，他也像連了肌膚一樣地苦痛；當着她平靜了，他就笑着，高興着，像在說：

『我有希望，我們有幸福，你不久就能好起來，像從前一樣地過着幸福的日子，我不憂愁，我們也不再焦慮，因為你是就要好起來了！』

於是，微笑在她的兩頰上也開了小小的花朵。是的，爲她所看到的也都是那麼整齊，美麗，空氣也是和平而安逸。她什麼都想不到，她真的想到是一天天地好起來。除開了她自己，誰都知道隱在背後的事實；我更失悔自己爲什麼要來看她。我可以確定地說我的心比她的還不安定，一想到她不久就要離開這個世界，我的全身就索索地抖起來。

『……什麼就都要在她的眼睛裏消滅。所喜歡的和所厭惡的。到了那時候也

許她要做最後的掙扎，想嚷出來：「我要活，我要活；」可是也許有什麼已經塞了她的喉嚨，使她發不出一點聲音。什麼也看不清楚了，她還是那麼年輕，她是那麼想活下去；可是她卻不得活下去……」

我想着，我就再也不能忍耐，我費了很大的力量說：

「天不早了，我想回去——」

「爲什麼不吃了晚飯走呢？」

「不，我該回去了，還有點別的事。」

「那麼等我好起來的時候再請你來吃吧。」

我唔唔地應着，已經移動着腳步走到門邊。我做着最後的致意，我盼望着她早些好起來。

「謝謝你，你這樣關心我，慢點走。」

我的朋友隨在我的後面也走下了樓梯，我們都是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我的心

卻漸漸地顯得沉重了，好像我都不能再負擔它了，我大大地喘了一口氣。

『不再坐一下麼？』

走到樓下的時候他向我說。

『不，我該走了。』

『什麼時候再來？』

『那——那我也說不定，人事本來是難說的，也許我，我在那街上遇見了意外喪失性命！』

『不要說這些不吉祥的話，可是命運也是很難捉摸的，是不是？』

我不再回答他，走出了門和他握着手，就朝着里口走出去。

黃昏已經墜下來了，四處是陰沉沉的，好像有多少不知的埋藏伺伏在黑的角落裏。散着夕陽的晴天，又被烏雲包起來了，雨絲飄落下來。地上是油滑滑的，反映了路燈的光，使我的心有着黏膩之感。我想吐盡胸中的鬱氣，可是空中的水氣像是更

要滯重。雨使我的臉成爲濕漉漉的了。

我不停地走着，我費着很大的力量，因爲是不知在哪裏加了看不到的重負。我什麼也不顧，一任我的腳踏到水中，雨水打濕我的衣服；我只是向着我那平板，使我得不到自由的房子走去。

到了住處的門前，我纔記起來我的手臂上還掛了一柄傘；一路上就沒有想到用它。

雨像是永遠沒有休止，因爲這正是在春日的雨季中。

過載的心

『說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個弱者！』

這是張時常和我說起來的一句話，那時候他不過三十幾歲，我們同在××的一家報館裏做事，因為都是獨身漢，就合住了一間房子。

他的身材不高，也不太胖，他的頭卻很大，乍看起來好像有點不配合似的。他的頭髮很繁密，一直快壓上了眉毛，（他的眉毛又是那麼粗）把前額的部分，擠得沒有了。他的鬚髭也很盛，近顴骨的地方都要生長，就是修剃得頻繁，也冒着青硬的顏色。他的嘴很闊，可是不用做說話，只是靠了它吞嚥着食物。他的眼睛是死板板的，又拘謹又無可奈何地張望着，從那裏面總也沒有過分的驚喜或憂傷的光射出來，那還顯得一點疲倦，像是有了機緣就永遠闔閉了似的。

那時候我纔從新聞專科學校畢業，一個生氣虎虎的青年，接受了校長好意的介紹，來到那個報館，早就說明三個月的實習，然後就可以使我擔任正式的工作。

纔吃完中飯，就把行篋搬了去，守門的人好像早就知道我要來似的，逕直地把我領進那間屋子，隨着把我的行篋也送了來。

那房子並不大，地下又堆了亂紙，好像連下腳的地方也沒有。房裏的空氣很惡濁，我立刻打開了窗子。隨着在另外一張牀上的被裏，就伸出那麼一個頭來。他茫茫地望望我，沒有說什麼。就又把頭縮了進去。我幾乎要笑出聲了，像那樣的一個頭，還不是十足可笑的傢伙麼？如果我是在學校裏，我一定那樣做了，可是我時時記着我已經踏進了社會，我不能任性，我就強自忍耐着。

我招呼着僕人爲我鋪好了牀，把空的箱子放到牀下，我就拿出了一支煙。我尋着火柴，我自己的不知放到什麼地方去了，在這房裏我也看不到火柴的影子。我氣急了，心中忿忿地說：

『這是什麼地方呀，連火柴也不預備一支！』

煙腳在我的嘴邊，可是我沒有法子點着。我就大聲地叫着僕人，喊他給我拿火來。

僕人聽從我的話爲我送來了，我就點起來，滿意地吸着。我又問着正在掃地的

僕人：

『社長什麼時候來？』

『上午他來過了，下午總要到七八點鐘。』

於是我又吩咐着社長來了的時節，就立刻來通知我。

『是，先生，我不會誤您的事。』

躺在牀上的人好像並沒有睡着，我看得出來他的身子時時蠕動。終於他打開被，坐起身來，把兩隻腳移進牀前的鞋裏。像是受了什麼不可忍的刺戟，他猛烈地嗆嗽起來。他彎着身子，蒼白的臉漲得紅紅的，他的眼睛裏還像包着淚。我覺到也許是

那煙的氣味，我就急忙地把煙丟到窗外。他卻搖着手阻止我，可是我的煙蒂頭早已經在空中飛了出去。他急忙跑出去。我從窗口望着，纔知道他是去踏熄那煙火，因為窗下牆角那裏正有爲風吹來的紙屑草葉容易起火的物件。

當着他走進來，我覺得十分抱歉似地站了起來，可是他好像什麼也不覺得，仍然那張平板的臉，自己穿起衣服。覺得又要住在一間房子裏，我就起始問着他：

「你能告訴我你的姓名麼？」

他轉過身來，覺得有一點不入耳似的，好像給我一個榜樣似的，他反來問着我：

「貴姓？」

「袁，我——」

「台甫？」

我就告訴他我的名字，還簡略地說出我的出身。

「那很好，那很好，我姓張。」

『台甫？』

我也學着他的樣子說。他好像覺出來了，朝我微笑一下。接着就和我說；

『就叫我張好了，在這間房子裏你叫張，再也不會第二個人答應你。』

『以後你就叫我袁是了，在這間房子裏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姓袁的人。』

我故意和他這樣說着，他就笑，可是沒有出聲，只是要人知道他是爲一些有趣的事打動了，衷心愉快，所以纔露出了笑容。

我是纔出學校，懷着一切高遠而不着邊際的理想，想來以自己爲中心改善一切。尤其是從事新聞事務的人，平日知道得太多了，像是不忍坐視其窳敗衰亡，就想先來試試自己的力量。我就開始問着他許多關於這個報紙的事。

他只扼要地和我說，我有時嘆息有時氣憤；他可永遠不動情地坐在那裏等候着我的問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傢伙呵！陰聲陰氣真受不了！』

我幾乎想這樣叫出來了，可是我極力地忍住。如果在學校的時候我一定會任着自己的意思，我記得我是走進了社會，我們學校的那個校長的話，就時時在我的腦中顯現出來！

『社會和學校是不同的，你們都得記住，尤其是你們從事新聞事業的人！』
到晚上僕人來告訴我社長已經來了，我就急急地要僕人領了我去看他。實在是，來到了一點事也沒有，坐在那裏簡直要了我的命，我不能再多耽延一刻。

在社長室的門前我敲着門，沒有等裏面的回應我就推開門進去，我的手拿着校長的信；可是房裏有兩個人，坐得很近，像是在密談些什麼？我知道那個坐在辦公桌後面的一個一定是社長了，我走前幾步，送上那封信，來介紹我自己：

『我就是袁——』

『我知道，我知道，請你先到外面候一候。』

他皺着眉頭接過我的信去，我只好就退到室外去等候，我記得那一次我站在

甬道那裏等了半點鐘。

我們的談話卻不到十分鐘就都完了。他第一就告訴我書本和實際不同，我還得經過一番實際的練習。說是在練習的時期，館方完全不是依靠我的服務，還完全是培植我的意思，所以每個月只能給二十元的津貼。他再三說這二十元是館方白白費掉，因為他知道纔出學校的都沒有多麼大的用處。他還告訴我這練習期間是三個月也許是六個月，然後就有我正式的職務。他再三說館方十分願意實習期縮短，因為他們不願意白費掉許多錢。

再後我就被一個人領去參觀報館中的各部分，那個人還負了把我介紹給同人的責任。我打着招呼，帶着不自然的笑臉，那麼許多陌生的名字一下都裝進我的腦子，我就什麼也不能記得。我走過這裏和那裏，終於在一個牆角遇到了那個深俯着的頭。帶着我的那個人纔說出話來，那個頭就揚起，我立刻就看到那個窄窄前額的臉，我說：

『我們是認得的，我們住在一間房子裏。』

他笑了笑，就又埋下頭去工作。我走到他的近前，纔看出他正做着廣告校對工作，那是一種不良病症的藥品廣告，除開文字還有低級趣味的插畫。

隨着我又被領到其他地方去看，走了一遭之後我就被送回我的住所，說是今天還沒有安排好，第二天纔是我起始實習的日子。

坐在那間房子裏我的心卻不能寧靜下去。我是十分氣憤，沒有想到那麼少的報酬。雖然我不想靠了這樣的職業使自己成爲一個富人，可是那一點些微之數，在那城市中，恐怕纔只能夠不使我挨餓。

我那時正是一個纔走出學校來的，一些舊日的友人都離開我了，我需要向着別人洩出我的憤懣，可是這裏沒有一個友人。想起來寫在紙上，結果也是沒有一點用；我就煩悶地一個人在房裏來回地踱着。我忘記時間了，我只記得是過了許久許久，門呀地開了，我的同房走了回來。這次我纔注意到他的背還稍稍彎着。他好像有

一點驚異似地對我說：

『你還沒有睡嗎？』

『沒有睡，我睡不着。』

其實我只需要搖搖頭或是點點頭回答他就可以了，那時候，我需要有一個人能諦聽我的傾訴，所以我就故意引着他能多說些話。

『時候已經很晚，快到兩點鐘了。』

他卻一面說着一面朝了他的牀走去，起始整理被褥像是立刻就要尋好夢去了。

『真豈有此理，他們真太不應該——』

我像是自語地說，吐出兩句來頓一頓，等待他能接着問我一句什麼的；可是他並沒有說出一個字來，只是用眼睛翻了翻我。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不願應該不應該，也不願別人是不是願意聽下去，我就把

我想說的話都說出來，爲了申明我的個性，我這樣下着結語：

『——錢什麼的，倒不成問題，這口氣我受不下去！他簡直是故意糟塌我，我怎麼能受！』

『說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個弱者！』

他一直是在聽着我說，沒有開過一次口；他第一次和我就說了這一句，他的聲音很低，調子十分迂緩，好像由於多年生活的經歷，纔得到這樣的結論。

最初我有一點氣憤，我原是十分怒惱的，他怎麼還能拿這樣的話和我說呢？爲什麼不能忍耐了？就該是一個弱者？難說我已經是一個弱者了麼？漸漸地我的心卻變過了，『也許是這樣的，』我的心中暗想着。我有一點呆了，張大眼睛望着他，希望他還有什麼話和我說；可是他什麼再也不說了，逕自走到書桌的前面去，埋首坐下，不知道又在做着些什麼。

他的話打動了我，我自己想着，我望着他坐態的側影，正像一棵彎了的樹幹，爲

年月的重負壓得這樣，好像永遠也不能再挺直了。我覺得疲倦了，就先躺到牀上去睡，起初是連閉起眼睛的忍性也沒有，可是不知不覺之中，我也睡着了。

好像纔睡着不久的時候，我就爲狂叫的聲音吵醒，我想着這一定是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急急地跳起，那聲音並沒有終止，而且是從我這間房子裏出來，我就去尋電燈的開關；可是由於我的疏忽，在暗中我摸了許久也沒有碰到。那聲音是那樣子洪大，好像還在哭着，還和別人做着激烈的爭論，有時候像是不能明白地說出他所要說的話，他就大聲地狂叫……

終於，我開了燈，我就看到這房子裏並沒有第三個人，張睡在他的牀上，眼睛並不張開，腳和手不停地揮動，所有的聲音都是他一個人叫出來的。

「呵！呵！真可怕呀！」

走近前去，他的臉也扭動着，只是他的眼睛決不張開，他的眉頭緊緊地纏着。

「這麼可怕的嚙語！」

我想推醒了他，或者他就會停止了，我又怕那會引起更不良的結果，我就沒有那樣做。

可是那一晚我十分苦痛，我很困倦，可是我不能睡，他的聲音一直也沒有停過。天已經亮了，晨光從窗口爬進來，他稍稍安靜一些，我再不能忍就睡着了。

到我醒來的時候，房裏沒有一個人。可是不久他就回來了，十分抱歉似地和我說：

『昨天晚上吵了你吧？』

『唔，唔，——沒有什麼。』

好像是爲了一點客氣的緣故這樣說，他卻立刻把臉變成嚴肅了，再和我說：

『你怎麼能說沒有什麼呢？沒有一個人能忍受得了，所以我總是一個人住一間房子。』

『我想今晚一定不是這樣了。』

『每一夜都是這樣，沒有例外，我看你還是想想法子搬到別的房裏去住吧。』
『那也不必，慣了就好了。』

『慣了？我的妻和我住了八年，她也沒有慣，終於還是離開我了——』忽然他又放低了聲音，『——自然，那還有別的人。』

因爲不願意引起別人的悲傷，我就不問下去這件事，我就說我願意試試，如果真是不能住下去的話，那我再搬出去。

『也好，你試試吧，平時我決不會嘈擾你，只是睡了的時候，我就沒有法子管束我自己。』

這一天晚上我就起始工作了，在那一大間的房裏，我也有半張桌子。許多人都這一間房裏，面着我的是一個近五十歲的風流才子。他在這報館裏擔任風花雪月副刊的編輯，他的嘴永遠不斷地吟哦。每人的面前是一架檯燈，在燈光的下面各人做着各人的事。

突然有咆哮的聲音起來，像是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件。

『你，你，還能做些什麼事……一百多字的廣告你就錯了三個字……別人問來了，這筆損失怎麼算……而且報紙的名譽都被你毀盡了……』

我朝着發音的地方望過去，就看到張正站在那裏，一個不知名的人坐在他的座位那裏嚷叫。

『就是有什麼錯處，也不該這樣大聲叫呵！』

我的心中想着，我看過去，看到張，咬着嘴唇，臉色十分蒼白，前額顯得更是窄小了。他可是沒有說一句話，任着那個人像狗似地狺狺叫着。

『你太沒有用了……下次，下次我一定請你走開！』

那個人好像叫得十分疲乏了，就結束他的話，站起來走到一邊，我看到張就坐回他自己的座位，仍然起始他的工作。被燈光照耀着，他的臉發着青，可是他始終也沒有說一句話，只是間或喘一口大氣。

許多人對於這件事都十分漠然，幾十個人的中間我看不到一張同情的臉，我忿忿地想着：

『如果有一個人這樣來侮辱我，我就要敲碎他的骨頭，我一定要這樣！』

那天晚上回去他也還是不說一句話，只是回到房裏就躺在牀上，他的臉色和平常不相同，可是他強自遏制着，我倒有些忍不住了，就問着：

『你是有什麼不舒服麼？』

『不，我，我有心臟病，很早就有了，許多許多年。』

他不要我想到是因為一時的急憤纔成爲這個樣子，他就故意和我這樣說。

『平常也要發作麼？』

『不，不，遇上天氣不好的時候，或是，或是——』

『張，你不該這樣，有什麼話都說出來好了，我們雖然是纔認識不久，可是我很喜歡你，爲什麼你一定要一句話也不說呢？這對你是極不好的。』

『不，我不是一個弱者，我還能忍得下去。』

『你只把要說的話說給我聽好了，那樣子你的心胸就能暢快得多，不然會影響你的身體。』

『說話有什麼用呢，我想，我該忍下去。』

他這樣說了，我也就不便再固執地說下去。我睡到牀上，不久睡熟了。

這一夜我是異常香甜地睡着，沒有一點聲息來使我不安。我醒過來一次，那時暗夜起始消褪，微薄的晨光中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彎着背，架在桌上的手掌托了下頰。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起來的，彷彿夢境一樣地我記起了前晚的事，我想他也許一直沒有睡。我並沒有和他說一句話，翻了一個身，我又睡了。

像是由於我的才能不如別人，三個月的實習好像對我還是不足，我就仍然拿着一月二十元的津貼做着和平常人一樣的工作。按照他們從前的說法我應該感激他們的厚遇，因為「實習對報館只是一筆損失」，可是那個社長，忙碌於當政者

之門，也許就把我忘掉了也未可知。有時候我就氣忿地說着：

『真豈有此理，三個月，老早過去了，還一聲也不響，難說要我這一輩子都實習？』

張聽到我的話會看看我，可是不說什麼。在他的眼睛裏我好像看到同一的言語：『說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個弱者！』

『是的，』我的心裏想，『我該學學他，在社會裏必須忍耐，至少我應該學得一分就好了。』

可是由於我的眼睛看到的他的身體是更不濟了。他時時要躺在牀上，夜裏他還大聲地哭鬧。

『我知道我們這些年輕人該有忍耐的力量，我們的火氣都太甚了，可是你應該再遏制你自己，你的身體原來就不大好，這樣，這樣……』

『不遏制有什麼用，我的身體壞就了。』

『你可以到醫院去治。』

「這樣的病是不能治的，只能養。怎麼養呢？我能每天餓着肚子麼？爲了生活我什麼都得忍，別人的唾棄，別人的踐踏，我都是受慣了的。——」

他急急地說了幾句話就好像再也喘不過氣來，他頓了頓，纔自舒適地吐出一口氣。

我知道他所說的並不過分，因爲這許多年他就靠了他那些微的薪金活着，從來也沒有增加過，除開他的工作，他還是注定了要忍受別人的揶揄，別人的侮辱。他卻一直沒有和我說過，我是從另外的人那裏聽來的。

有一天，他卻顯得異常高興，忽然買了酒和菜，要我和他同飲。我並不是一個善飲的人，可是想到它或能澆去心中的積鬱，就答應着了。

我們先是默默地各人舉着手中的杯自己乾着，不久他就變成有一點歡喜說話了。他還要微笑着，這使我十分驚訝；因爲相識幾個月了，實在是從來也沒有遇見過他有這樣的好興致，漸漸地他完全失去了沉默的個性，成爲一個多話的人了。

『我，我來告訴你，從五歲起我就是一個人——』

他起始着，他的眼睛冒着光，鼻尖掛着細小的汗珠。他的臉紅漲着，像初生嬰兒的膚色。他告訴我他的家是在×城，離×城二十里的大龍寨。那個地帶的人民是以好勇鬪狠出名的，爲了積年的仇恨，他一家所有的人都在一個黑夜裏爲仇人殺盡了，他那時候只有五歲。

『——那哭喊的聲音永遠像是在我的耳邊叫着，我雖然很小，我也記得我母親那張驚嚇到極點的臉。現在我一閉起眼睛來我就看到它。那點記憶，是無法磨滅的，一家人都在那一晚上喪了命。我聽得出父親的驚呼和姐姐的叫喊，我的祖母好像太老了，沒有發出一點聲息。我還有兩個哥哥，有一個記得是追到草堆的面前纔殺死，我聽見他的哀求，我還聽見他的哭號。可是一下什麼都停止了，過些時候就有血流到我的大腿那裏，我用手摸摸，濕濕的，還有一點黏，我以爲他撒了一泡尿。我那時候纔只有五歲，我很奇怪怎麼能記得那麼清楚。這麼多年一點也不會模糊——』

他是被他的母親丟在草堆的下面，纔留下了他唯一的一條性命。

「——也許是命中註定我該有這人世的折磨，所以我必須活下來，活下來只是爲受罪——」

他突然敲着桌子，酒杯跳起半寸來，就倒下去。他急急地拿手抓起，放到唇邊，灌下餘滴，他接着說由於一個老婦人的好心，把他收養起來，一直到他長到十三歲，那個老婦人死了，他就起始了漂流的生活。

「——我成爲一個街上的孩子，再也沒有人要養我。他們說我的命不好，害了我的一家，還把那個老婦人也尅死了。而且自從收留我，她的一點產業也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終於片瓦無存，在本村裏，每一家的門都朝我關閉了。他們不理我，甚至也不看我一眼，有時偶然遇見了，一定要把一口唾沫吐到地上，好像不這樣他們就要遇到什麼不祥似的。我難得一飽，夜間睡在別人的階沿上，總是被寒氣侵得睡不着。那時候我就想：「我要忍耐，我要想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我不知道從那裏我的腦子

裏會裝進這樣的意思來，那時候我的生活也是若不耐也就不能活下去的——」

在說着話的時節，他的舌頭顯得一點僵硬了，而且像是更愉快。他告訴我自從那時候朝了自己的家鄉罵了一句極粗俗的話，就離開那裏，永遠也沒有再去過。他告訴我他做過鐵匠的學徒，拉了二年的風箱還不知道該怎樣使用鐵鎚；他當過兵，因為人小力弱，走單了的時候被鄉民苦打了一頓忘記東西南北；他還做過一個富家子的書僮，陪伴着那個富家子讀書，讀書好像是極有趣的事，他好像比那富家子還用心。可是他只能偷聽，有一次大膽地去問那個塾師，那個塾師沒有回答他，只不屑地哼了一聲。

『——更不幸的種子在那時候就種下了，造定我要做一生識字的機械！』

他大聲地叫着，眼睛瞪得圓圓的。他大喘了一口氣，纔接下去說：

『——我不只是一個機械麼？自從我考進了報館，我就是一個校對。在我的眼睛下不知看過去多少字，都是那麼枯燥，完全和我——完全和人類不相干的。誰說

過「開卷有益」我要撕破了他的嘴！——那時候我卻想能識字了，就可以把生活全改過，再不會像那樣不幸。我有過許多夢想，而且那時候，那時候——」

他的聲音低下去，終於停止了。他像是回味着一點過去的甜美，還有一些羞澀。

「——那個叫做春梅的使女正和我好，她生得漂亮，可惜，可惜她離開我了，你再也不能看到她。」

他嘆一口氣，就像有無限感慨似的。

「——她總算是一個有骨氣的女孩子，她不理那個油頭粉面的少爺們，她可愛上我這個醜傢伙——一直我就是這樣難看，你看我這樣子是不是要嚇人一跳？她要我好好讀書，她說過我們要有出頭之日，她偷偷地替我縫衣服，很晚的時候還來偷看我是不是用功？這件事被主人知道了，我就是一腳給踢了出來。聽說她被毒打了一頓，關到房子裏。不知道怎麼一來她竟逃出來，還找到我——」

他大大地呷了一口，眼睛裏冒着光，嘔了一下嘴，他就又說下去：

「——我也忘記了那時候我怎麼就會在一家小店裏當個幫寫帳簿的夥計，她卻找了來，那是我想不到的事，若不是日裏，我只能當那是個夢。」

「你怎麼來了呀？」我問她，我所等待的回答是：「你不要做夢吧，誰要來看你！」可是她分明卻說出：

「我跟你，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有了她我的那點小事也沒有了。店主說她來歷不明，辭退了我；我的心卻着實喜歡，爲的是她跟了我，過着苦日子她也不埋怨一句。」

「後來呢？」

我問着他，因爲是爲他口述的女人性格所感動，就急於想知道接下去的事。

「——這苦日子她和我過了八年，終於忍不下去了！」

他嘆息了一聲，又把酒灌下一大口。他訴說着在這大城市裏怎樣她不能再保有原來的美德，她的性情變壞了，看到一切女人的繁華和急躁，她也如此了。她起始

埋怨他，說到沒有用；在最初也還追悔着自己的失言，會流着淚和他說：『不要生氣吧，是我的不該，我們是患難夫妻呵！』後來就不這樣了，她覺得那是分所當爲。她也會說：『我是爲你好呀，要不然你怎麼知道努力！』

『——她要我努力，對了，她要我努力；可是她卻離開我了，還帶走我的孩子。』說到這裏他的臉色變了，我就截斷他的話，我不要他再說下去。我就立刻問詢着也來到了報館多少年，做過些什麼事。

『——一來我就是校對，從也沒有換過。我的薪水剛够養活自己，前幾年因爲不景氣，減下了幾元，今年又升上去；來來回回和我纔進來的時候一樣。我要看那些頂沒有趣味的表格，廣告，物價指數，火車時刻表……我要忍受別人的訕笑和白眼，你知道，我那個女人就和報館裏的一個外勤逃掉的！幾次我想離開這裏，可是我沒有地方去，我只能忍，只能忍……』

他哭起來了，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眼淚流下來。

『——我爲什麼要哭呢……我是哭了麼……我不該哭……是不是？』

他一面說着，一面卻流着更多的淚，終於他的臉變色了，他的心臟病被引起來。我很失悔，我忘記他的病，我該勸他不要飲酒的，請來醫生注射了強心劑，他纔又恢復了知覺。

『你好些了麼？』

『只要不一下死掉，我就能好起來的。』

在他的臉上浮出來比哭還傷慘的笑容。

在那個報館裏我只住了半年，因爲到了六個月社長纔告訴我說是我可以正式服務了，定了每月三十元的薪水。我沒有法子忍下去，也不能聽從我那同房的張的勸告，就決定離開了。我情願餓死我自己，沒有一點事，成爲一個浮浪兒，也不願再受他們的恩給。

我走了，那張壓得前額窄小的友人仍舊留在那裏，他說他好像生了根，從來也

沒有想到過離開。他說他願意和我時常通信，要我在哪裏停下腳來就把住址告訴他。

兩年來我什麼地方也沒有停下來，我永遠是一個過客，所以我也沒有給他信。可是偶然間在一個友人那裏聽到了他在一月前死去的消息。我覺得黯然，許久說不出話來。說是使他死去的就是他的病——他的生活，他的心馱不下去了，他只能在人世上倒臥下去。我時時好像聽見那聲音說着：

『說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個弱者！』

伴了這話語在我腦中出現的是一張壓得前額窄小醜陋的臉，在那上面，也劃滿了苦辛的縐紋。

霧 晨

當着夜從地上引退了，濃霧就漸漸地沉落下來。

那是初春的早晨，什麼都還是寧靜的，霧填滿了每個角落和每個隙縫。街道，樹木，房屋……什麼都看不見了，在左右上下五尺之外，一切都沒有形象。只有茫茫的白色，呆滯地停留着，鎖住了活動的力量。是的，稀少的行人和車輛只能遲緩地推進着，切盼着能跨到清朗的境界中，可是顯然地只有失望等在面前，邁了一步是一樣，十步百步也還是一樣。

汽笛的聲音像是十分艱苦地鑽過了空中，沉悶地叫着，時候也許是不早了。可是這一天生活好像脫了常軌，街燈都還沒有熄止，（那也需要走到近前仰起頭來纔看得見，）更沒有太陽的踪跡。

穿過這個城的那條河，還是靜靜地躺在那裏。自從入了冬，河面上就結起冰來。一層雪一陣風的，冰就增厚了，冰面顯得不平起來，因為增漲的緣故，會突然凸起。依了時日來說，春天已經面對着了；可是氣候上顯然有了莫測的變化，春日裏卻有着比冬天更寒冷的日子。

這使多少人都驚訝了，更是那些活過了幾十年的，要搓着自己的鬍子或是皺成鷄皮的手，嘆息着人心的無常，天氣也使人捉摸不定了。

河邊路上的大車店前，正停了兩三輛卸下牲口的車，車上附了一層霜。馬匹正在槽邊嚼着乾草料，好像先感覺到沉悶了，揚起頭來叫着。一匹正自低着頭閉了眼睛的被驚醒了，用蹄子踢着地面。可是一條皮鞭不知道落在哪一匹的身上清脆地響了一下，過後在迷漫的霧氣中響着怒斥的聲音：

『畜牲，鬧什麼，早晚該下湯鍋了！』

聲音雖隆大，可是顯出來不如心的樣子。馬匹好像聽得懂他的話，就不再叫了，

把嘴伸到槽裏，邊吃邊幌着頭。

在河心的邊上，正有一個近三十歲的漢子站在船上，用鐵篙打着一夜又凍起來的冰。他時時用嘴噓着手，或是把口水吐在手掌中，用力地杵開冰塊。他走一步，掛了層霜的船板上就爲他留下兩隻腳印。河水也失去了清快的聲音，只是沉鬱地響着。他的手指是凍得又紅又粗，皮膚上裂開了細條，深色的血漬看出來了。

他時時不會忘記向着岸上張望，他想順着那塊跳板一直看上去；可是濃霧遮住了他的眼睛。

粗暴的個性使他不能忍耐，他恨着這無用的霧會悶住了他，它不像風一樣地吹散了頭髮，也不像雨一樣地淋濕了身子，還不像雪一樣地能落在臉上和肩上，更不像冰雹打得頭皮冒火。它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到的；可是它沉凝地停留着，要一切的物件都遲緩下去，終於要定在那裏。

他氣憤地把一口唾沫吐在冰上，就又努力地把鐵篙插了下去。

「金發，看看掌櫃的回來沒有？」

從後艙裏鑽出來女人的聲音，還夾了兩聲乾咳。突然又有了孩子的哭聲，她就又唔唔地哼着。

「什麼都看不見，下大霧哩，三五尺外什麼都看不清。」

「蠢貨，你不會跳到上岸去看看？真是懶，昨天晚上他跟你說到哪裏去來！」

「俺沒聽清，他沒說什麼……」

「他到哪兒去了呢？」

這時候孩子又哭起來，還夾了「我要爸爸」的語音。

「好寶貝，爸就要回來了。小鬼——」她又提起點聲音來，「你還不到岸上去張張？」

他就放下了鐵篙，拍拍手，走上跳板。纔走了兩步，就滑了他一下，幾乎使他跌下去。他的身上冒出點汗來。

「喝，他媽的，真滑……！」

一直到他踏上了岸，他還是看不見什麼。除開他自己，什麼人都看不見。他這邊走些步，那邊走些步，他只是看得清自己。忽然腳被人踹了一下，他叫起來，那個撲到他身上來的人形立刻說兩句對不住的話，隨着又在霧裏消失了。

「這可要我怎麼找，這麼大的霧，什麼也看不見，哼——老婆也有點好處，我金發要是丟了就不會有人問一聲。」

他摸着頭這樣想，又懶懶地走回去。當着他背過身，他什麼也看不見。他只能慢慢地試着步子，邁了五寸距離的腳步，他能多看五寸遠的物件。

踏上了跳板，他纔敢放心地走着，又站到船板上，後艙的女人就問着：

「找到了麼，金發？」

「哪有那麼容易的事，那比吃饅頭還省事！」

他低低地說給自己聽，可是他卻揚聲地這樣答：

『看不見呵，一點什麼也看不見。』

『你不會叫麼？你叫起來他就會聽得見。』

『真活該，我叫給誰聽呢？就許他一個人找樂去，要別人掛心。這種人做事不管不顧的……』

他一邊喃喃地噤咕着，一邊也扯起了嗓子大聲地叫着。可是沒有答應的聲音，偶然卻聽見微弱的回音。

他的嗓音漸漸地小下去，到後來使躺在後艙的她什麼也聽不見了，她還沒有從被裏鑽出來，正在摟着發燒的孩子。那個孩子只有五歲或是六歲的樣子，覆在頭上不整齊的頭髮，顯得營養不足的臉更是蒼白了。他已經發了四天的燒，有的時候還要嘔吐，鼻子的一部顯得更灰白。

他躺在母親的手臂裏，呻吟着，他的嘴唇可憐地抽搐，眼睛好像是很難張開來。他想到他的爸爸，他記得爸爸答應買給他的又紅又好看的大蘋果。

她輕輕地拍着他，她的心卻像有萬隻針在刺着。她記得他總是說要想法子弄點錢，給孩子請個醫生看看，可是從昨天出去就一直也不見他回來。

幾天不曾梳理的頭髮像龍爪槐，每一束都有它自己的姿勢，伸了出來。她的眼睛四周像是染了墨，因為睡眠不足，眼白的上面扯了紅絲，鼻子尖凍得紅紅的，時時有清鼻水流出。

艙裏十分寒冷，死沉的棉被只有重量沒有溫暖，想不到二月的天氣，比起冬天來還要寒冷。

孩子顯然是燒得發着嚙語，嘴唇微微動着，吐出一個半個的字音；當他張開眼睛，他就『爸爸，爸爸』地叫着。可是這一點精力也像是不能濟了，因為他並沒有能時常張開眼睛。他把小手伸出來抓着，抓到她的奶頭，就猛然地一下，雖然沒有多大力量，那疼痛也鑽到心中。在平時她也許就拍他一掌，可是現在她只有忍耐，她知道這個孩子不久就會永遠離開她。

爲着使自己的心不全然灰下去，她就想着也許吃下從病起就惦念着的蘋果，再請個醫生來看看，許能好起來也說不定，他從昨天出去就不見回來，難說他能像好年月的夏天裏醉得像一堆爛泥似地臥在路邊了麼？

鑿冰的聲音洞洞地響着，這好像打在她的心上，她就又叫起來：

「金發，還沒有完麼？」

「完？完這麼冷的天一個時辰就能凍一層。」

「你別站到船板上不好麼，從跳板上下到冰上去，那樣聲音就會小點。」

金發聽從她的話跳了下去，可是她又叫着：

「掌櫃的還沒有回來麼？」

「沒有呢——」

她還想吩咐一句，可是所能做過的都已做過了，她只得閉了嘴，眼眶裏卻裝滿了淚。

自從去年封河，停在這裏，有四個多月的時光了。本來想着正月底二月初就能開河行船，沒提防天氣着實的變了一下。可以送到當店的物件早已都送去；足以算是三餐的也只有小米稀粥了。可是天氣還不見好，像是半個月裏也不能利利落落地開了河。

就是小米稀粥眼看着也要沒有了。

『這可怎麼辦呢？』

當着前幾天的晚上，做丈夫的時常嘆息地說着。他是中等身材，一身醬色的皮膚，也還忠厚的一個傢伙。他時常摸着自己的下巴和嘴唇，（這是他喝酒時候的一點習慣，可是這時節卻是爲苦難困住了，莫可奈何地這樣做着。）漸漸地把手掌伸向上面，一直到把整個的頭都摸遍了，他也抓不着什麼有用的主意。本來就是的麼，在河上渡過了半輩子，早已沒有家鄉，也沒有產業。水上飄來飄去，也沒有十分熟

習的城市。

『只要開了河就算不得什麼。』

他的心中反覆地這樣想着，可是河就一直不會開，也沒有一點徵兆。突來的春寒還使冰層更厚了起來。

也許由於不良的天氣，孩子生了病。傷風發燒原以為是極平常的小病，可是三天內也不減輕，心中就有點慌了。她更知道清楚一點，從前的兩個孩子都是這樣死掉的。

『怎麼樣，這病不要緊吧？』

他像是有點恐懼似地問着，他的心也浮起來，他等待着一個能安下心去的回答。

『也許不大要緊，可是——』她頓了頓，『要是能有點法子，還是請個人看看。』他也知道，只要有點錢他早就會把醫生請了來，至少孩子總在念着的蘋果也

能買來了。可是他不能答應，只有唔唔地發着低音。突然他又問着：

「你看出什麼來着？」

「沒有，請個人看看不是能好得快點。」

這纔使他的心再放下去，他看看躺在那裏昏睡的孩子，他的心又像有刀在刺着。實在是他不能再死兒子了。五個孩子都死去，就留下這麼小的一個，他們又都到了年歲，怎麼還能連這一個也保不住！

「不是王二那年還借過咱五塊錢麼？」

她忽然機警地想起這件事。

「不錯，有這檔子事。」

「——沒有還吧？」

「沒有，可是——」

「找他一趟去吧，那天我聽金發說他也靠這個碼頭，只要他把本錢還來就成

了。」

「我去過了——」

「你去過怎麼也不告訴我一聲？不用說要來錢都灌了貓屎！」

「不是那麼回事，我找了他，他正害病，比咱們還不濟！他的夥計都辭了他，他一個人躺在艙裏哼聲嘆氣的。」

她也嘆了口氣，遲緩地說：

「誰叫你不存隔夜糧呢，到這裏苦上頭來。當初有點錢也不知道緊緊手，到如今混到這一步。三天不吃飯，緊緊褲腰帶；那倒也沒有啥，孩子病了，想吃個蘋果都沒有富餘錢。——」

她不斷地說着，坐在一傍的他只是垂了頭，默默地不做一聲。他知道自己對不起她，這麼多年她就沒過一天好日子，誰都知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如今連頓飽飯都沒有法子吃得上了。

來。他把手輕輕地蓋在孩子的嘴上，呼出的熱氣有一點噓着他的手，他立刻抽回

他的臉變了色，嘴微微地張開一點，瞪着眼睛望她，可是他不敢問，他什麼都明白了，他的心跳着。

過了一些時，他又轉過臉去望着那張可憐的小臉。他貪婪地看着，像要看清了每根頭髮。他又把手放上去，還碰了臉，那冰一樣的鼻尖使他打了一個寒戰，就又把手縮回來。他看看她，她的眼睛正發着亮；他也覺得自己的眼睛有一點漲。覺到鬆弛一點的時候，兩頰是癢癢地涼涼地滾下兩行淚來。

『這可怎麼辦呢，這可怎麼辦呢？』

他的心裏焦急地想着，他不知怎麼樣纔好；可是他的眼睛卻釘住了孩子的臉，那張臉模糊了，看不清哪裏是鼻子哪裏是眼睛，只像一張白紙。

『爸爸，爸爸，我要蘋果……我要……』

孩子突然顫抖地說着，隨着哭了起來。哭聲卻並不洪亮，因為已經沒有力氣。

「好好，爸給你買去，你不要急，回頭我就給你買來，一個，兩個——十個！又大又紅，好不好。」

他一面說一面站起身來，可是孩子已經沒有在聽他的話，又是昏沉沉地睡過去。

他纔把頭伸到艙外，她就問着：

「你到哪兒去啊？」

「我，我，看看王二他怎麼樣，咱們真得想點法子。」

他說着已經站到艙外，圓月掛在天空，月光照在身上和臉上像是載了寒冷，金發正在前艙裏打着鼾聲，可是他纔走了兩步，金發就用粗的嗓子大聲地問着：

「誰呵？」

「我。」

『掌櫃的——』

金發只吐出來這三個字就又沉沉的睡着，重復發着鼾聲。

寒氣使他不能挺起身子，他縮着頭，一步一步地走上跳板，終於跨到岸上。

冬日裏，河壩上是安靜的。馬匹都睡着了，沒有一個行人。月光把沒有葉子的樹影，鋪到地上，寒冷使狗在遠遠的地方嗥嗥地鳴叫。

他的耳朵裏還像聽見孩子的哭聲，永遠是哭着，他走得遠一點，那聲音並沒有小下去。那聲音像是搓揉着他的心，擰着，扭着，使他連一口氣都不能舒適地喘出來。

他沿着河急遽地走着，可是不自主地就會站住了，轉過身來，又踏着走過的路，當着他轉着身的時節，他望到河心，因為捕魚鑿開了的圓洞，正自美麗地映着月光，閃閃地亮着，好像那下面是另一個世界。那裏也有月亮，也有星星，也許不會有煩惱。

幾次他凝望着，一次更比一次望得長久些，他有點愛好那個境界了，終於他又走下河去，踏在冰上，他愉快地走着，站到那圓洞的邊上又望了些時。他不能自持了，

把兩腳站到那薄薄的冰層上，立刻就沉了下去。

『真冷——』

沒有等他再想到些什麼，迅速地伸出手想再跳上來的念頭也枉然，他是一直溜到了水底。

他沒有再回來，增加了別人的想念。孩子仍是念着爸爸和蘋果，還添加不少聽不出的嚶語，她卻想着他荒唐的行爲。金發有點煩了，他想着一個男人出去三天五天算得了什麼。

但是他早就漸漸知道自己不懂的事太多了。他有兩膀子的好力氣，他能像一匹野牛似地工作，到了晚上他就一個人像豬樣地躺在那裏睡覺。若是泊在碼頭，除去幹點零碎活他就是躺下去睡，酒會使他的頭漲眼花，煙使他的嘴舌麻澀，女人只使他可憐，爲的是她們都那樣沒有力氣。可是別人和他的心都不同，罵他是傻蛋，也

有人說他是好小子。

他抓着鐵篙的木柄鑿下去，身上冒着汗，也就不十分感覺到寒冷了。每次他鑿通了一塊，他就有莫上的喜悅，他想着：『我要是天天來，一河的冰都會鑿開了的。』霧卻使他厭煩，當他稍稍停下來的時候，揚起頭來，他什麼都看不見。他喘口氣，連那雪白的水氣也無法分出了。他只能又低下頭去繼續着工作。

他起始又把鐵篙刺到冰上，他看着那亮亮的篙尖插進冰中，心裏就十分高興，這一次他想能鑿下更大一塊來。他一面工作一面欣賞，他費去不少力氣，還歇了一小陣，終於把那一塊切斷了。他用篙支着它，有趣地撥來撥去，熱汗像是已經透了貼身的棉襖。

當着他把那冰塊送到略遠的地方，從水的下面卻漂上來些什麼，他在心中想着：

『這是啥呢？』

他輕輕地撥着，那物件很容易就移動了。那像是一捆布，又像是一捲行李，他暗想着：

『那也不錯，撈上來晾乾了，幹什麼用不好！』

他把篙尖刺下去，當他放鬆了手的時候，那物件在一壓之後就更冒上來些，這次他看見了，那是一具屍身，頭部已經腫漲得像西瓜。他打了一個冷戰，爲得看清楚一點，他又刺了一下。

那具屍身發得像一匹牛那樣大，嘴和眼睛都緊成一條縫了。臉色像漂白過那樣，可是在前額的左部他看見一塊斑。他的心跳着，急急地用手擦了擦眼睛，再看了一次，他知道沒有錯誤。他知道了，他再想想那衣着，什麼都和他所記憶的相同。他就大聲地叫起來：

『掌櫃的，掌櫃的……』

艙裏的人立刻就回應着：

「是他麼？」

「是他，一點也不錯。」

「要他快點進來吧。」

「他不能進去了，你，你……」

「笨貨，你不會攙他進來麼？」

「沒有法攙，你，你老快點出來吧！」

在他的語音中顯然帶了萬分的恐懼，她匆急地站起身，嘴裏囁咕着：

「你真不中用，就是隻死豬也能抱進他來呵！」

昏睡着的孩子突然驚醒了，哭着，拉了她。外面金發正用岔了的嗓音高叫：

「快出來吧，快出來吧，還不來看他……」

「寶寶，等等我，爸爸帶蘋果來了……」

她輕輕地放鬆孩子的手，就走出艙去。可是漫天的濃霧使她什麼都看不見，她

就不耐煩地叫着：

『金發，你說什麼鬼話呵？你看見什麼了？』

『你老到這邊來就看得見，朝裏舷……』

她只聽見在霧裏有這樣的聲音，她摸不清在哪一面。寒氣已經使她戰兢兢地抖着。

『你在哪兒呵？』

『朝裏舷這邊就是了，這麼大霧五尺也望不出。我踩在冰上呢，你老只要蹲到船板上就成。』

她聽從他的話，試着腳步走着，生怕一腳踏個空會翻下去。她走了兩步就看見伸到船邊的篙尖，她問着：

『就是這兒麼？』

『好！蹲下來就看見了，你看——』

站在冰上的金發把篙尖抽回去推着那具屍身，她果然就看見了。她整個的人隨着像是着實地縮了一下，嚙啞地說着：

『這是他麼？我不信……』

她極力地睜大了眼睛看着，可是她只看見他的臉，她什麼也聽不見，什麼再也看不見。猛然地她就朝了那屍身跳下去。

『怎麼着，你老——』

還沒有等金發說全了這句話，她已經沉到水裏去。可是隨着不知什麼力量又托上她來，她聽見一兩聲孩子的哭叫，卻又沉下去了。再浮起來的時候，頂在頭上的是牢不可破的冰層，她就又沉下去。

金發嚇得呆了。當她漂上來一下的時候，他沒有能用篙尖穿住她的衣裳，就再也不見她上來。他的額上淌着汗，莫明其妙地用盡了力量把鐵篙插向冰中。他想着把冰都鑿開了，她就會保得住性命……

霧並沒有消退，更沉滯地停留在空中和每個角落。冬日的河面是平靜的，——霧氣鎖住了一切動着的事物。只使人在心中想着：『天還能開朗起來麼？』

接着只是一聲無望的嘆息。



黃沙

從遙遠的北方捲來了夾着沙土的狂風，立刻那高高的藍藍的深秋的天，就成爲灰黃的顏色了。一切的景物變了色，太陽避得一點影子也看不出了。頂在頭上的天，好像漸漸地成爲沉重的，壓了下來，要壓在人的頭上。小孩子們會想到馱着世界的那尾大魚要翻個身，——這就是想到了末日就要來到，張開了嘴哭起來，他們最關心的是眼睛再也看不見這個花花綠綠的世界了。

最初，是街邊小店伸揚着的布招窈窕地擺動着，隨着就失去了那份文雅和安詳，終於是猛然地就被捲上了天。木板和鐵器，滾着，響着，架了成熟的桃南瓜的木架，連着那紅紅的果實，就一下揚上了天空，將來不知落到哪去了。那風的狂暴又旋轉着的，門窗是自由地被吹開又關上，即使是緊緊的閉着，黃黃的細沙也要像雨一

樣落了下來。——它們不只落在地上，桌上，牀上，還落到一向爲人所忽略的所在，勻地灑了一層，一匹貓或是一隻耗子踏過去都能留下清晰的足跡。

纔栽種三年的細柳，像昧於世故的女人，不知道該怎麼樣動着自己的枝幹去迎合這狂風的節奏；可是風卻是毫不留情地，恣意地摧殘着，刷去了黃了尖子的長葉，還拔去了它那細弱的柔枝。有的是再不能忍受那無情的蹂躪就乏力地倒下去。

街上的行人漸稀了，風沙不只迷了人的眼睛，污了人的頭髮和耳朵，還要鑽進緊閉着的嘴裏，一直到了喉間和齒縫。吐一口唾沫，是黃黃的；嘴裏還是沙沙的，好像堆滿了泥土。年老的人，一面用手梳理着吹亂了的長髯，一面嘆息着：『這是什麼年月時，這麼大的風，再大一點八成把五牌樓也該吹上了天呵！』年老的人已經看過多少椿看不入眼的事了，像「莫如死去」的誓語從他們那長了鬚子的嘴中也不知道吐出來多少回了；可是他們都是不厭其煩地一邊嘆息一邊活着。

不能把「漸稀」這樣的字再來形容這街上的行人，實在是很難找到行人的

「蹤跡」了。值崗的警察，縮着頸子，把手掩了嘴，找得一個稍避風勢的所在藏了自
己的身子。沒有一個人能在街心立住腳，縱然是努力想那樣做也不可能。

一個人在街的一端出現了。他在邊路上走着——實在，他不是走着的，是跑着
的。從身後吹來的風使他收不住腳。忽然風把他的帽子吹下來了，（想是先把帽帶
折斷的，）它就夾在風中滾着。那人追逐着，覺着有一點趣味。他在笑，那頂帽子像車
輪一樣在風中飛奔，終於給道傍一棵大樹的叢幹擋住了。他跑到這裏，纔俯下身子，
忽的嘩喇一聲，那棵大樹也給風吹倒了。他急忙縮回手，癡呆了似地，臉變了色，一動
也不動地站在那裏。他全身微微打着抖，什麼都忘記了，他只在想：『我是死在樹下
了呢，我是還活着？』

那棵大樹橫臥在街心，樹梢正好落在那面的邊路上。樹根拔出來了，道傍的泥
土被翻了起來。不知哪一家的磚牆，好像也有點改了形狀，有將傾圮之勢。

洪大的聲響之後，警察就不得不跑過來了。他先走到那個人的身邊，因為他想

不出他立在那裏的理由來。

他拍拍他的肩，那人好像什麼也不覺得似地，仍然呆呆地站着。他就叫道：

「你站在這兒幹什麼呀？」

在他的耳中有一個聲音響着，可是他分辨不出字音來，他微微地轉過身軀，他的嘴唇只是顫動着，卻說不出一個字來。

警察搖着他的肩，他卻趁勢就倚在警察的手臂上。警察喊叫着：

「我是問你呢，你這個人，你倚着我幹什麼呀？」

那個人並沒有因為他的氣憤和不耐煩就張開嘴來和他說一句話，他像是聽不進他的話。警察有一點慌張了，可是還做着最後的努力詢問着：

「你的名字呢？」

「你住在什麼地方？」

「你告訴我你的家呵！」

那個人仍然一聲不響，終於從警察的手臂中溜了下去，他的頭正跌在倒下來的樹幹上，表皮擦破了，紅色的血涓涓地流出來。

可是他仍然沒有叫出一聲，泥土很快就封滿了傷口。警察從他衣袋裏尋出一張名片，上面還印着他在工作的一個商業機關的名字。

風勢一點也不會減退，落葉在躺着的人身邊積起來了。

那個經過了一番詢問和調查卻沒有得着住址和親族的人，是被安置到市立醫院的一間病房中了。查問是從那張名片上那個商業機關着手的，負責的人聽到那個名字，現出茫然的樣子。回答說，簡直不知道那樣的一個人。他說：

『我來到這裏已整兩年，一直在人事科，就沒有見過這樣的名字，顯見他是冒充的，——』

他又接着說：

「——對於這個人的行爲自然我們不能負一點責，他完全和我們這裏沒有關係。」

經過那個調查者的詳細解釋，不會有牽連到他們的事，他纔像把心鬆下點來

說：

「是沒有過這樣的人！我想一定有什麼錯誤在這中間，哈哈……！」

他極不自然地笑着，完全是爲了使別人看到和聽到纔這樣笑着的。

伏在牆角下辦公桌上的一個頭卻緩緩地抬起來了，那張臉上橫橫豎豎劃着無數的縐紋，兩個耳朵都乾枯的。他戴着一付眼鏡，從鼻梁那裏溜了下來，當他擡起頭的時候，他一邊放下手中的毛筆，就用食指把眼鏡往上推了推，有氣無力地說：

「×主任，你不是說起過那個叫做×××的人麼？」

「對了，是這麼個人，你知道麼？」

兩個人同時都望着他，他就站起來了。他是個五十歲以上的人，乾癟的，僵僵着

腰背戴着一頂小帽。一件藍綢袍子上面還套着一件小小的緞背心，發着油污的亮光。在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顯得十分小又十分遠。

『有這麼一個人——』他說了半句就吞住，隨後把兩隻指甲長長的手舉到面前，（雖然指甲長，裏邊卻沒有污垢）用右手的兩指點着左手伸着的五指，點到第三個，就說：『有這麼一個人，在三年前，他的身量不大高？』

那個調查員趕緊應着：

『是不大高。』

『他的右腳還有一點毛病，——粗看可看不出來。他的頭上部很寬，可是頭髮生得很密，顯得額角十分窄小可憐了，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

『他那時有三十來歲年紀，到今年——也到不了四十罷。他的身體看起來極健壯，可是有病。我知道，他不敢喝一滴酒。』

「他的身體一看就知道是軟弱——」那個調查員這樣反駁了一句，可是接着就說：「也許是這幾年不如意。或是生了一場病，就瘦弱了下來也是有的。」

「你真聰明，這種想法真合理，我好久沒有看見他了。從前我還到過他家裏呢！」

「您到過他家裏麼？」

「到過的，是他母親生日的一天。他有過兩個孩子。太太聽說是害着難產下世了，纔生下的孩子也就死去。還有他的母親。對了，我又想起來，他還有一個妹妹。」

「他從前在這裏做什麼事？」

「好像是庶務科吧？記不大清了，他也是主任呢。人很能幹，是一把能殺能放的好手！」

他露出欽佩莫名的樣子，可是那個人事科主任好像因爲不大感覺興趣，就坐到自己的辦公桌上去了。

「爲什麼離開這裏的呢？」

「經理換了，自然他也就站不住腳。」

「後來你知道他在那裏做事情？」

「那就知道了。我遇見他的時候，偶然問起來，他總說一逕沒有做什麼事。」

「您還知道他家的住址麼？」

「知道，我去過的，——」但是他並不說出來。他想了一會，終於高興地說了：

「就在北大街流螢胡同，坐北的第三個門口。」

調查員道着謝告辭了，隨後就到了北大街的流螢胡同。十幾座門都問到了，也沒有這一家。在警察分駐所的舊戶簿上查到了，有這麼一家人，先是五口人，男女僕人各一。那個女人先嫁到了別家，後來在這一家人生了一個男孩，就死了孩子的母親。到年底那個男孩也死了。此後的兩年中，另外的一個孩子被街車撞死，那位老太太也以癱症而死。只有那一個男人，卻沒有註定明白的去處。

這就斷定了在這個城市之中，他是一個孤身的居留者。

這個孤身人躺在病牀上，過了三天也未會清醒過來。這是一間大的病室，有八張病牀，只空了一張，有的是吞服鴉片的，有的是斷了手腳的，有的是用刀割了自己頸子而未會死的，有的是害着爲醫生也不知道的病症的。每天的每秒鐘裏，都有醒着的人，都有呻吟的聲音；只有他，他是一直昏沉沉地，注射了強心劑也沒有顯著的效驗。

他以為自己是早已死的了，他並不是活在人世上。他像是清楚地記得那粗大的樹幹正壓在他的頭上，他的頭骨破碎了，血液和腦子混成粉紅色的半流質。這樣，他怎麼還能活下來呢？

當他反復地這樣想着的時候，他就用着極低的聲音喃喃自語着，他的嘴唇微微地顫動：

「我……我是死的了，……我的頭骨……已經碎了！」

實際上，他的臉部只有一塊跌傷，已經塗了藥，附近的表皮只顯出一點點的淨

腫。他的心臟不大健康，腦神經因爲這過分的刺激，恐怕是永遠要失常的了。

突然，有一天女看護給他試脈搏的時候，他驚訝地叫了起來，他的眼睛大睜着，高聲喊着：

「你這是幹什麼呀，我這個死人還得不到安靜麼？」

那個女看護立刻被嚇得放鬆了手，嬌聲地叫了一下，跳到一旁，隨即跑到值日醫生那裏去。那個年輕的醫生，長着漂亮的短髭和油光頭髮的，就慌忙來看。那個女看護像是已嚇破了膽，只站在門口指點了一下，再也不敢走進去。

醫生走到他牀邊，站定了；可是他卻又已閉了眼睛仰臥着，沒有一點動靜。醫生纔着他那美麗的眉毛，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十分安詳地拉了拉他的手腕。他又瞪起了眼睛，幾乎想跳起來！可是隨過來的一個男看護早把他那隻手臂抓住了。

「怎麼，怎麼，你們還想再弄死我一次麼？到死我也不得安靜麼……」

「怎麼說死呢？你看看，這裏不是有許多麼？」

『你們是「人」麼？我不信，我不信……』

他把頭左右轉着看看，隨後就搖了幾搖，露出一點不信任的樣子。

那個醫生忍耐了一下，又說：

『你沒有死，不久你就可以出院了。』

『沒有死？你說的麼？那麼大的風，那麼大的一棵樹壓在我的頭骨上，我還能不死麼？』

『那棵樹並沒有壓到你的頭上。』

『你怎麼會知道，你看見的麼？我是看見的，而且我自己就是那個被壓的人，你能說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麼？』

『不要老這樣想，你摸摸你的頭，你的頭不是還很完整麼？』

『叫我怎樣摸？你們抓住我的手！而且我已經死了，我是在另一個世界裏，和你們一樣，都是鬼，都是鬼！你儘可以不必用好話來騙我，我什麼都知道。』

『我一點也沒有騙你，你該相信我，你是一個病人，我是醫生，你好好聽我的話，不久你就好起來。』

他冷冷地笑着，他的鼻子，眼睛，和嘴更湊近了，他那不齊的牙齒露出來，（一顆門牙是在那天的意外中落掉的，）他用鼻音說着話：

『我受慣了別人的欺騙了，現在我什麼都看得清，你以為我向你要這暫時的安麼？我不要，我什麼都不要，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對於死也沒有懼怕，在十年前，醫生就說過我哪一天都會突然死去的。你想，那一天還不夠突然的麼？可是我怕，死了算得什麼！這麼多年只有「死」是最熟的朋友。』他頓了頓，喘一口氣，他的眼睛是可怖地瞪着，他的嘴角一咧一咧地，接着就說下去：『死帶去了我的妻，我的母親，我的孩子們。我的妹妹，她是吊死的，對了，吊死的；我的一個孩子，活生生地讓汽車撞死了！就是昨天，昨天……』

他的言語又模糊了，臉變了顏色，他的嘴唇抖着，發黏的口涎從他的嘴角流下

來，他的眼睛重新又閉上。他顯着十分沒有力量，他們就鬆開了他的手，任他安穩地睡下去。

爲了藥物的治療已經不必要，他就被送到市立瘋人救濟院去。在那裏而收容了各式各樣神經不健全的人，因爲是和醫院合作，有多少專家來主持這機關，所以病人是不致於像從前一樣鎖在柵裏而使症候更加沉重的。可是這些專家們，想來證實理論甚於想着使不健全的神經再健全起來，他們想知道病者的思想的每條纖維，給病者適宜的環境和待遇，到了一個時期之後，病人彷彿是和平常人一樣了；可是他們一回到自己的情況裏，一切事就都重新記起來，那末又和從前沒有兩樣地被稱爲瘋人了。

他也同樣地被安置在那一大間的屋子裏，如囚犯一樣地穿上了規定的深灰色的衣着。他的那張牀正傍着窗口，這一間房裏就收容了近四十個神經不健全的

人，有的是由家人送進來，有的是強迫被關進來。在這個完好的社會上，他們是些多餘的人物，是要把整個的善美沾污的；所以他們必須被送到這裏來，和那些健全的人離開。社會對他們不點頭的時候，他們就再也不能回到社會中去。

一個病人曾這樣哀求着：

『先生……老爺……大人……您就說一聲，放我出來吧！這裏我受不了，我是一點病也沒有的。』

被哀求的老爺搖着頭，

『不成，不成，你還得住兩個月。』

『還有兩個月！』聽到的人臉變色了，他簡直受不了這裏面的日月，『您簡直就開恩吧，再有兩個月我可就真要瘋了！』

『你還以為你是假瘋麼？你想，讓你這樣的人活在社會中有多麼大的危險，將來你的孩子……』

『老爺，我早就有了兩個孩子，只要餓不死他，我們再也不生孩子。你只要讓我出去，我什麼都聽您，只是，只是，在這裏面我可真受不了……』

『你真怪！』那個專家毫不動情地笑了兩聲，就又接着說：『這裏好吃好住，還不願意，看你到外面能混一頓飽飯吃麼？真是，真是……』

『我真不跟您撒謊，我什麼都明白，我就是沒有病，我惦着我的老婆我的孩子，這麼多天了，他們吃什麼呢？您開開恩，就放我出去吧！』

一個三十幾歲的人竟會嚶嚶地哭起來了。可是那個專家顯出不耐煩來，用了高一點的聲音說：

『是你的一句空話可靠，還是我們的診斷可靠？難道我們還情願每天化這麼多錢養你一個廢物在這裏？不要多說了，快去！』

可是那個人沒有立刻就聽他的話離開去，他只是站在那裏，用睜大了的眼睛筆直地望了望，突然像一隻猿猴那樣敏捷，朝着那個專家撲過去。但是手掌還沒有

碰到那個人的臉的時候，等在一旁的兩個護士早就抱住了他，把他強制地曳了出去。那個專家就得意地下着斷語：

『我就知道他不能離開這裏。像這樣的舉動，怎麼能算是正常呢？』

當他被送到這救濟院中去的時候，他仍是軟弱得不大能像別人一樣地站立。他還是昏迷不醒的，只在進院的當兒，曾經勉強睜開眼皮，彷彿看見一些像人的動物在蠕蠕而動。他覺得他們十分可憐，但是他又閉起了眼，仍然想不出自己是活的或是死的？

在這裏面，嘈雜的聲音從來沒有一秒鐘的間斷，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在嘆氣，有的在叫喊。有的更進一步，想要和別人毆打。一個青年的大學生，是因為女人對他無情成爲一個呆傢伙的；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是因為從學校裏回來看到自己的父親，母親，妹妹，弟弟，都被仇殺，立刻失了常態的。還有一個六十歲的人，他在營業

上失敗了，每天計劃着他該怎樣恢復自己的資產，又有一個被載重的汽車撞了一下，雖沒有死，卻已失去了記憶和思索的能力。還有一個愛國的人，每天想着只有自己纔能救國，永遠在講說他自己的定國安邦大計，就有一個人，猛然間跳到他牀上去，抓住他的頸子，發恨地叫着：

『這下子我看你還能跑到哪裏去，我找了你這麼多年，你這個混蛋……』

兩三個護士趕着到這邊來，把那個壓到上面去的人推下去；可是連帶把在底下的一個也拖到地上了。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只是呻吟。

那個跳到他身上的人立刻就被送到另外一間房裏去。據說他一向是性情溫和的，只是因為父親遭人活埋了，想要報仇，卻不知道仇人是那一個，才成爲不治的瘋人。

一星期後，這位當過主任的瘋子正式被請去受專家的診察。他已經能自己坐臥了，只仍然記不清是活是死。他時時問別人：

『我還活着麼？』

那些病人們聽到了這句話，有的就大聲狂笑起來，馬上把瘋人兩個字加到他身上，好像他們自己都是健全的，只有這個可憐人會得問出這樣的瘋話。但有的卻哭了。他們傷心地說出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活。

他時時用手摸着自己的頭，老是像恐懼般把手放到在頭上，（他心裏也許想到有一件什麼可怕的事情將爲他所發現，）但是觸到他手掌的，仍然是圓圓的像球一樣的一件東西。他十分疑惑了，他很清楚地記得，他的頭已被壓得粉碎，爲什麼還能完整的架在頸子上面呢？

『因爲我是死了，』他要這樣想，『死了之後我的魂當然還有完整的形體。這一些人都是死去的人，遊魂走路都是輕輕蕩蕩的。』

他看看那些在房裏走動的人，好像那些人都不能在自己的腳跟上站穩。

他被叫到一間房子裏，一個專家正在傲然地踱來踱去，看見他走進來，就像哄

小孩子一樣，拍着手掌和他說：

『好好，你——你坐下！』

他膽小地擰了擰眼皮，畏縮地坐了下來，兩個護士立刻就在他的身後一邊一個站立了。

那個專家，長着一根和外國人一般高的鼻樑，他不肯辜負上帝給他的這點恩惠，就夾上了一付沒有腿兒的金邊眼鏡，卻好像並不十分舒服，因為那一部份小肌肉時時動着。

這個專家就在他的對面坐下來，用眼睛筆直地望着他，好像要看穿了他的心，探明他的一切的隱情似的。

他感覺着不安，他想躲藏起來，但當他纔要站起身來的時候，那個專家就輕輕地把他按下去了。

『你要我坐在這裏幹什麼呀？你要審判我這個已死的人麼？』

他煩躁地縐着眉，可是那個專家卻很適意地說：

『隨你的便吧，我只要你回答我的話。你先告訴我，你姓什麼叫什麼？』

『你是說我陽間的名字麼！』

『就是，就是……』

『我叫×××，可是平常別人大叫我的名字，我是孩子的爸爸，妻的丈夫，母親的兒子。我沒有失業的時候，許多人都叫我主任老爺。』

『你今年多少年紀？』

『三十五歲——呵，不是的，不是三十五歲，那是四五年前年紀，今年，我想差不多有四十了。』

專家十分有興趣地注意着他的年齡，他的頭偏着，就又問道：

『那末爲什麼要說三十五歲呢？』

『那一年我什麼都記得清。』

『爲什麼呢？』

『我——我想，那一年我是××局的××主任，有許多人來給我母親做壽，隨後不到一年我就丟了差事。』

『你怎樣就會丟了差事？』

『我——我不知道，好像是換了一個新經理，他就一腳把我踢了出來，』他頓了頓，『滾了出來，我什麼都沒有，我沒有一點私蓄，我也沒有房產。』

『什麼都沒有麼？』

『不，不，我有我的母親，她很老了，她該享點福。她生過五個孩子，死了三個。我的妹妹還是在我父親死後四個月生下來的。她爲要供給我唸書，給別人做些針線，做得眼睛都幾乎瞎了。她，她……』

他像有多少話要說出來，一時又說不出口，他焦急着，額上微微的閃出汗光。

『她還在麼？』

『她活着，很好，只是，只是很不高興。她沒有錢，我明白，她應該過幾天舒服日子，她這一生的勞碌和憂慮也儘够了！我在世的時候，我就知道她的這份心，可是她從來不對我說的。有時候我嘆着氣，她就會說：

『有什麼可嘆氣的？這都是命，愁壞了身子不也是沒有用！好在我們還能對付着活下去。』

『我難過的是要您也跟我們過這苦日子！』我就這樣說，我的心真也是這樣想。

『那算什麼，我一點也不抱怨，不過盼着你有朝一日再出去，不要像先前那樣老實就是了。』

『實在的，我做事情的確太老實了。我知道母親是不會埋怨我的，可是我一看到她的眼睛，心裏就十分難過。我對不起她。我真的對不起她……』

他又流出眼淚來了，他用衣袖抹着，完全像一個小孩子。

世界裏去和一家人重逢。

他想念他的家人，他不能再留在這裏忍受着難堪的苦痛和寂寞。

一個大清早，他偷偷地溜到廁所，把衣服撕下了一條布帶牢牢拴好，也是在門框上。他踏在木橈上，把頸子套進去，隨後把木凳踢開。他的身子就臨空蕩着，隨即像有一雙鐵手又住了他的喉嚨。他想叫喊，他還想再跳下來，可是已經不能由他作主了。他覺得自己漸漸地漸漸地變成渺小，直到什麼也沒有了爲止。

被人發覺了。他已經十分平靜。從慈善家那裏取來一口薄皮的棺木，把他放了進去，由四個人擡到郊外。

那已經是初春的時節，但是花還沒有開。

孩子。她從來不曾和我生過一次氣，可是我這個無能的人，沒有一天叫她快活過。她一逕是忙碌，忙碌，好像不是爲她自己活着的。她已經慢慢瘦下來了，她的臉色蒼白，她還吐過一兩口血；可是她還是照樣的忙着。我曾和她說：

「休息幾天吧，你的身子吃不住這麼勞法了。」

「這多的事，我怎樣能休息呢？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她的話一點也不錯，大大小小的那麼多事，除開她誰還能照顧得那樣好呢？要她休息，只有拆散了我的家。我的那個家把我也拖得苦極了，可是我怎麼能拆散呢？他們都是我親愛的人，我的母親，我的孩子，還有我的妻。我的妹妹嫁出去了，可是她還要回到我這裏來的，這裏也還是她的家……」

「你說還有孩子——」

「是的，我有兩個孩子。頭一個十二歲了，是一個了不得聰明的小傢伙！」

他說着，兩隻眼睛空洞地凝視着前面，好像他的那個孩子就站在她眼前。他的

嘴角那裏透露出一絲笑意。他頗感興趣地接着說下去：

『——四歲進了幼稚園，就比什麼孩子都好。他活潑，可是並不討人厭惡，他的那些先生都歡喜他，叫他小天使，——對了，小天使……』

『——是的，在我們家裏他也是小天使，他能使每個人都忘記了當前的憂慮隨着他去笑。他會唱，他會笑，他笑起來像一串清脆的鈴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好的孩子。我跟你擔保，我沒說一句謊話，我真可以帶你去看看的。只是，只是我是死的人了，你和我說話，當然你也不是個活人，我沒有法子再見我那可愛的孩子，你也不能的！』

『我還有一個小孩子的——』他喘了一口氣接着又說，『他生下來就有九斤多重！你想，這夠有多麼大！他哭起來能吵得全院都不安，他生下來的時節幾乎要了他母親的命。總算是天保佑，她們都好好地活下來了。可是，可是，我再也不能和她們相見，就是看一眼也不成了，說一句話也不成了。我死了！完了！我死了，我和他們隔』

開了一個世界了……」

「爲什麼你一定說你死了呢？」

「我是說謊麼？我真是死了的。你想，那麼大的一棵樹，壓在我的頭上，我還能不死麼？」

「你不要這樣想，你並沒有死。」

「沒有死？」

他愕然地睜大了眼睛，好像他覺得這是十分奇突的事情似的。

「對了，你沒有死，那棵樹並沒有壓在你的頭上，只不過把你的帽子壓扁了。」

「唔，唔，我沒有死，我沒有死……」

他喃喃地說着，像着了魔一樣地。

「你並沒有死，你的頭不還是好好的在那裏麼？這個世界就是你一向生活着

的世界，有太陽也有花草。你還是活着的，你並沒有死，——」

那個專家一口氣這樣說着，好像用盡了自己的力量，絕沒有想到休止。

他的眼睛呆定了，只是低低地念着那同樣的話。他又用手來撫摸着自己的頭，露了一點驚訝，發見自己的頭真還是完整地長着。

『你該好好地在這裏住幾時，不久就可以出去了，像好人一樣走出去，……』

『唔，走出去，走出去，……』

他重複着這半句話。

『你就可以和你的家裏人相見，他們都等着你。』

他沉默地坐在那裏，像在深思着什麼。他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只是嘴唇皮翕張地動着。

他茫然的望望這裏，又望望那裏，心裏在想：『是的，我沒有死，我還是活着的，

於是他又想到那些使他牽腸掛肚的家裏人了。他就突然驚叫起來：

『我還沒有死，可是我家裏的人呢？』

『你家裏的人怎麼樣呵？』

『我的母親呵，我的母親——』

他什麼都清楚地想起來了，他哭着說：

『她死了，她是窮死了，愁死的！我這個無用的兒子，連自己的母親都養不活，她只有死了，我還記得臨死告訴我的幾句話，她說：

『「要好好地幹下去，你太老實了，這個世界上沒有老實人的活路！」』

『那時候她的眼睛裏還流着淚，——也許她沒有淚了，她是乾號着的。』

『「我不願意死，我要多看你們幾年，可是我，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知道她不願意死，他放心不下我們，可是她不得不死了，世上沒有她活着的日子！』

他抹着眼淚，又斷斷續續地接下去說：

「我的妻，她生了那第二個孩子七天就死了！那個孩子有九斤半的重量，一點也不錯，我的妻爲了他，呼號了三天也不得安靜，醫生也沒有好法子了，他們都變成笨蛋！我們是誠心誠意信賴他們，可爲到了緊急的時候他們也不過像傻子——」

他停了停，他的憤慨像提了起來就再不能遏止，他的眼睛冒着怒火。

「——她那樣悽慘地叫着，使我的神經都亂了。那時候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謝謝天，那個孩子終於下來了，——是的，有九斤半重。我親自稱了告訴妻，她那慘白的臉上也露出一絲笑來。那真是一件艱苦的事呵！你不知道我們那時候看到這個孩子生了下來有多麼高興，我含着淚拉了她的手，我歡喜得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心裏想：「這就好了，母親和孩子都平安了！」……」

「——誰知道，纔到七天，她就死了。我拉着她的手不放，可是也沒有法子了，她還是死去。撇下了那個小孩子，沒有活到年底也死了！」

『我還有一個聰明的孩子，不是告訴過你了麼？他是那麼聰明，只要他一笑，我就會忘記一切的憂愁。有一天，有一天，——那時候他的母親已經死了，他從學校裏回來，在街上被汽車撞倒了。別人來告訴我，我一時不能相信真會有這種事。我想：「怎麼能呢，我的孩子！」可是我的身子發抖，我就跟了那個人去，——

『——我到了那裏，像一匹瘋牛似地闖進了人羣，我掀開那蓋着的蘆蓆，躺在那裏的正是我可愛的孩子。他已經不中用了，身邊躺着一灘血；可是他還是露着笑容。天呵，那時候我怎麼樣呢？我沒有哭，我記得很清楚，我狠命地搥打着地，我還想伸手把天也抓下來痛打一頓。圍着的人都是我的仇人，都是殺了我孩子的兇手！我呼喊，（我忘記那時候我叫喊了些什麼，）我拚命地又衝出人羣跑回自己家裏。我一步踏上家門，就猛烈地跌了下去……』

他一面說着，一面像是感到十分疲憊似地抹着自己的臉。他眼睛裏一逕沒有斷過淚水。他的身子還在微微地打抖。那位專家想要停止他的敘述，就說：

『你先休息一下吧，有什麼話下次再跟我說罷。』

纔要站起來，他就拉住了他，像是懇求他似的，露着使人十分憐憫的樣子。

『你再坐一下吧，我只要再說說我那可憐的妹妹，她嫁出去的時候我還做着主任。別人說了那麼多的好話，費了那麼大的力量，纔得着我母親的允許。她沒有戀愛，可是嫁過去的時節，她的丈夫待他卻是少有的好。我們都替她慶幸，因為她嫁着了好人——』

『——可是不久，我的差事就丟了，我的家境也落了，她的丈夫就一天一天待她不好起來。還不止她的丈夫，他們那一家人都待她不好。她的丈夫還踢過她，作踐過她，簡直當她不如一頭畜牲！每次她回到家裏來就朝我哭，我想：「這可該怎麼辦呢？」從妹妹的話裏，分明知道那一家人都是不可理喻的。我只勸她：

『「再忍一時吧，妹妹，哥哥一定替你想一個萬全之策，我不能讓他們這樣下去。」』

『她那次是哭着回去的，就在第三天，那家人送信來了，說是我的妹妹吊死了！』

『——我隨着去看，果然她用褲帶把自己懸在門框上，像一只鐘擺。他們還沒有放下她的身子，也沒有一個人哭。我只是一個人被丟在那裏，我看到從她眼裏流出來的血淚！』

『先生——這就是我的一家人，他們已經沒有一個人活着，就是我還留在這世界上受罪。您說的一點也不錯，我還活着。我還在這世界上受罪！』

『我怎麼還能活下去呢，我……我……』

他突然聲音高了起來，他的身子隨着溜了下去，他的頭又垂下了。

當他重復醒來的時候，他的腦子裏只晃着妹妹懸着屍身的影子。他想那該是最好的方法，飄飄然，自由自在的，若是自己也有這份勇氣，他就馬上可以到另一個

世界裏去和一家人重逢。

他想念他的家人，他不能再留在這裏忍受着難堪的苦痛和寂寞。

一個大清早，他偷偷地溜到廁所，把衣服撕下了一條布帶牢牢拴好，也是在門框上。他踏在木橈上，把頸子套進去，隨後把木凳踢開。他的身子就臨空蕩着，隨即像有一雙鐵手又住了他的喉嚨。他想叫喊，他還想再跳下來，可是已經不能由他作主了。他覺得自己漸漸地漸漸地變成渺小，直到什麼也沒有了爲止。

被人發覺了。他已經十分平靜。從慈善家那裏取來一口薄皮的棺木，把他放了進去，由四個人擡到郊外。

那已經是初春的時節，但是花還沒有開。